

墨子下

三

經訓堂叢書

買

沈祖燕署

1429  
3





門 14  
號 1429  
卷 3

昭和十四年  
十一月十二日  
購求

墨子卷之七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校注

天志上第二十六 玉篇云志意也說文無志字鄭君注周禮云志古文志亦只作之也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

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 廣雅云所凡也 玉篇云處所 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 舊作其一本 相儆戒

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家長而可為也非獨處家者為然雖

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相儆戒皆

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為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

相儆戒猶若此其厚況無所避逃之者相儆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日焉

而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 猶云日暮途遠兩日 字舊作日以意改 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為林谷

幽門無人 門當 為洞 明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君子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

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

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為天之所欲也我為天之所欲天亦為我所欲然則 一本此下 有我字

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崇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崇中也然則何以

墨子卷之七

墨子七



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舊作義以意改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曰且夫義者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為政次恣字省文下同一本作恣俗改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為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為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已而為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已而為政有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為政於天子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知也當云明知之也故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之為政於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牒牛羊豢犬彘潔為粢二字舊脫據後文增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我所以知天之為政於天子者也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故於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當有者字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當有者字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

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為博焉利人者此為厚焉故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方施天下猶方或當為剪字之壞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詬天中詬鬼據上當有神字下賤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為之博也賤人者此為之厚也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歿其世至今毀之謂之暴王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曰四海之內粒食之民莫不牒牛羊豢犬彘潔為粢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天有邑舊作邑非以意改人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若以天為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相殺而天子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義政舊脫此字一本有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非猶行反此猶倖一本作借馳也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强者



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  
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  
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  
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舊作其一遠也何以知之  
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天志中第二十七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為仁義者則不可不察義之所從出既曰不可以不  
察義之所從出然則義何從出子墨子曰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何以  
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曰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善政也  
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善政也夫愚且賤者不得為政乎貴且知者  
當脫貴且知者四字然後得為政乎愚且賤者此吾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  
知者出也然則孰為貴孰為知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今天下  
之人曰當若天子之貴諸侯諸侯之貴大夫倘明知之倘當為確言然吾未知天之貴  
且知於天子也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為善天能賞

之天子為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崇必齋戒沐浴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則  
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  
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駟天明不解之道也駟與訓同言訓釋天之明道知之日明哲維天舊作大以

改意

臨君下出則此語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不知亦有貴知夫天者乎曰天為貴天為知

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尊道利民本察  
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既以天之意以為不可不慎已然則天之當有將何欲

何憎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  
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止舊作上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

也又欲上之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上強聽治則國家治矣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  
若國家治財用足則內有以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為環璧珠玉以聘撓

四鄰撓與交同音

諸侯之冤不興矣邊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則君

臣上下惠忠父子弟兄慈孝故惟母明乎順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  
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

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子之有天下也辟之無以



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辟同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  
 萬民之相為不利哉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欲以此求賞譽終不可  
 得誅罰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已異此已同今若處大國則善脫此字攻小國  
 處大都則伐小都欲以此求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得而禍崇必至矣然有所不為天之  
 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為人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矣人之所欲  
 者何也曰病疾禍善脫此字崇也若已不為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是率天下之  
 萬民以從事乎禍崇之中也故古者聖王明知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興  
 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以天之為寒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孰六畜  
 遂疾菑戾疫凶饑則不至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善脫此字利  
 民本察仁義之本天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下蓋有不仁不祥者曰當若子之不事父  
 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者與同今夫天兼天下而愛  
 之撤遂萬物以利之說文云擊旁擊也若豪之末豪本作豪毫字正非天之所謂也而  
 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  
 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磨為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為

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為山  
 川谿谷播賦百事播以臨司民之善否司讀如何為王公諸伯使之賞賢善作焉一而  
 罰暴賊金木鳥獸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為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不有此也今有  
 人於此驩若愛其子竭力單務以利之其子長而無報子求父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  
 不仁不祥與同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撤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為據上  
 有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  
 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足矣曰殺不辜者天子  
 不祥不辜者誰也曰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天胡說人殺不  
 辜而天子之不祥哉此吾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不止  
 此而已矣曰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有矣憎人賊人二字善脫反天之意得  
 天之罰者亦有矣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  
 湯文武者是也堯舜禹湯文武焉所從事曰從事兼不從事別兼者處大國不攻小國  
 處大家不亂小家強不劫弱衆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做賤觀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  
 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是謂天德聚斂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義也愛



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不止此而已書於竹帛後漢書注引書於作書其事据下文亦然鑄之金

石琢之槃孟後漢書注引槃作盤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

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故夫

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留而已据下云既可謂知也此句未詳夫憎人賊人反天之

意得天之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桀紂幽厲焉所從事曰從

事別不從事兼別者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謀愚貴傲

賤觀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無所利是謂天賊聚斂天下

之醜名而加之焉曰此非仁也非義也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不止此而

已又書其事於竹帛鑄之金石琢之槃孟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憎人

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夫誓之道之曰紂越厥厥居不冝事上帝棄厥先神祇

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俾務此句非命上作無廖匪庸非命作毋廖其務据孔書泰誓云罔懲其侮則知無罔音義同廖皆懲字之譌俾則

其字之譌務音同侮雖孔書僞作作者取墨書時猶見善本故足据也孫天下二字疑

云當作無廖其務言不勦力其事或孔書侮字反是務假音未可知也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先宗廟不祀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察天以縱棄

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是故

子墨子之有天之一一本作志疑俗改辟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輪人操

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圓與不圓也曰中吾規者謂之圓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圓是以

圓與不圓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圓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

與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

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爲刑政

也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爲文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其刑政

謂之不善意非觀其言談順天之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其刑政

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爲法立此以爲儀將以量

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

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

者義之法也

天志下第二十八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



何以知其明於小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所以避逃之者据下文當有矣字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家不戒不慎之而有處人之國者乎今人處若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國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慎之必為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何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為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為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已而為正有士正之士不得次已而為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次已而為正有諸侯正之諸侯不得次已而為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已而為正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次已而為政有天正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正也是故古者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霜露不時天子必且嚮豢其牛羊犬彘潔為粢盛酒醴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

聞天之禱當有祠字祈福於天子也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也是故義者不自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曰誰為知天為知然則義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為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無有遠靈孤夷之國皆嚮豢其牛羊犬彘潔為粢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兼而愛之譬之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故愛楚之人越王食於越故愛越之人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愛天下之人也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國殺一不祥曰誰殺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曰天也若天之中實不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既可得而知也何以知天之愛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之天下也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為從其所愛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加其賞焉使之處上位立為天子以法也名之曰聖人以此知舊脫此字据下文增其賞善之證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



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詭侮上帝山川鬼神天一本有  
 以為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其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  
 亡耘失社稷說文云耘有所失也春秋傳曰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  
 業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賁不之廢也句疑有名之曰失王以此知其罰暴之證今天下  
 之士君子欲為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  
 之為道也義正別之為道也力正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眾不賊  
 寡也許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  
 毒藥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從  
 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  
 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眾則賊寡也許則欺愚也貴  
 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  
 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故凡從事此者寇  
 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是其故何  
 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一本作志疑俗改考古志以為儀法若輪人之

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方圓之別矣是故子墨子置立天之  
當為以為儀法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  
 遠也今知氏大國之君寬者然曰未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為大哉是以差論  
 蚤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卒以攻罰無罪之國人其溝境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  
 郭以御其溝池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牲民之格者則剝拔之剝舊作勁从力非剝不  
 格者則係一作繫操而歸大夫以為僕圉舊作園胥靡婦人以為春酋周禮云其男子入  
春藁又說文云酋釋酒也禮有大酋掌酒官也未詳婦人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為  
為酋之義酋與百聲形相近說文云杼曰也亦春藁義與不仁義以告四鄰諸侯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其鄰國之君亦不知此為不仁  
 義也有具其皮幣發其緇處未詳說文玉使人饗賀焉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  
 為不仁不義也有書之竹帛藏之府庫為人後子者必且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  
 發吾庫視吾先君之法美必不曰文武之為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  
 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為不仁不義也其鄰國之君不知此為不仁不義也是以  
 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  
 入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眾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



實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況有踰於人之牆垣担格人之子女者乎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桑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乎而況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人舊作天以意改之為政也自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牆垣担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桑者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舊脫此字據上文增牛馬桃李瓜薑者今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政亦無以異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并此為殺一不辜人者數千萬矣此為踰人之牆垣據上當担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府庫竊人金玉蚤桑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言曰是責舊作黃下同以意改我者則豈有以異是責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能少當為少而據上文如此能而音同故也謂甘多嘗謂苦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為文義此豈有異責白黑甘苦之別者哉故子墨子置天之當為以為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為法也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子懷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為

法也誥字據上文當為語而順帝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為仁義求為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



墨子卷之七

靈巖山館

墨子卷之八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校注

明鬼上第二十九 闕

明鬼中第三十 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子墨子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正正同是以存夫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不強於從事也民之為淫暴寇亂舊脫此字據下文增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借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借本書尚賢中作藉此俗改則夫天下豈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旦暮以為教誨乎天下之人舊脫此字以意增疑天下之眾使天下之眾皆疑惑乎鬼神有無之別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為將不可以明察此者也既以鬼神有無之別



以為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為明察此其說將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象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為儀者也請惑聞之見之則必以為無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有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乎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為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為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墨子言曰若以眾之所同見與眾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幸史記索隱引作罪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幸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文選注引作必三年太平御覽引作後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田車數百乘田與佃通說文云佃中也春秋傳曰乘中佃一轅車案今左氏作表佃從同又案韋昭注國語文選注史記索隱引俱無此字顏師古注漢書有從數千人滿野太平御覽引作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文選注引作中心折脊殪車中伏攷太平御覽引作報一而死國語云內史過鄒韋昭注曰杜國伯爵陶唐氏之後周春秋曰云云與此略同地理志杜陵故杜伯國有周右將軍杜叔虞遺唐于杜謂之杜伯禪書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為君者以教其臣為父者以教其子說文云警戒也此異文曰戒之慎之凡

殺不幸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舊作謀據後文改若此之慳慳也說文云以若書之說觀之則

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鄭穆公鄭穆公又太平御覽引此作秦穆公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海外東經云東方句若鳥身人素服三絕

穆作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海外東經云東方句若鳥身人素服三絕

說文云絕面狀正太平廣記引鄭穆公見之乃恐懼辨神曰無懼平廣記增太平御覽引作一日字一帝享女明德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母失鄭

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明善脫此字太平御覽引云敢問神明為何曰予為句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為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燕簡公

案史記簡公平公于周敬王六年公元年也殺其臣莊子儀而不幸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幸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

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凡殺不幸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其慳慳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

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柝觀幸固嘗從事於厲盧云厲公厲泰厲之屬也宋歐陽士秀以厲為神祠以祿子杖揖出異文祿



子即祝史也玉篇云祿與言曰言神馮于祝觀幸是何珪璧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

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與全謂純色春秋冬夏選失時選同豈女為之與意鮑為之與

觀幸曰鮑幼弱在荷繼之中荷與何同漢書注李奇云繼絡也以繪布為之鮑何與識

焉盧云此云在荷繼之中官臣觀幸特為之祿子舉揖而橐之橐同壇之壇上當是時

舊脫此字一本有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舊脫此字莫不聞著在宋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

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慤慤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

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齊莊君事類賦之臣舊脫此字據太平有所謂王里國

御覽事類賦引作王賦引作檄下同中里徼者太平御覽事類賦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

殺之恐不幸猶謙釋之故與猶同恐失有罪乃使之入共一羊太平御覽事類賦盟齊之

神社事類賦二子許諾太平御覽事類賦於是泔血說文云泔水兒讀若窟血搃羊而

漉其血太平御覽事類賦已終矣四字事類賦讀中里徼之辭未半也太平御覽事類賦羊起而觸之事類賦

之辭既已終矣作已盡二字讀中里徼之辭未半也賦引也作祭羊起而觸之賦引

不聞類賦引云齊人以為有神疑以意改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請品當為

先不以其請者請當為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慤慤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

哉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母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見有鬼神視之

今執無鬼者曰夫眾人耳目之請當為情豈足以斷疑哉奈何其欲為高君子於天下

而有復信眾之耳目之請哉子墨子舊脫二字曰若以眾之耳目之請以為不足信也

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為法乎故於此乎自中人以

上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為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為法然則姑嘗上觀

聖王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故

武王必以鬼神為有是故攻殷伐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非

惟武王之事為然也故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僂也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

也僂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

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為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為敢位敢位

音說文云蕝朝會束茅表位曰蕝春秋國語曰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為祝宗

必擇六畜之勝膂肥倅毛粹字假音作以為犧牲珪璧琮舊作璜璜稱財為度必擇五

穀之芳黃以為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

必擇六畜之勝膂肥倅毛粹字假音作以為犧牲珪璧琮舊作璜璜稱財為度必擇五

穀之芳黃以為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

必擇六畜之勝膂肥倅毛粹字假音作以為犧牲珪璧琮舊作璜璜稱財為度必擇五

穀之芳黃以為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



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効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

與昔聚羣昔之言夕王逸注楚詞曰昔夜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古者聖王必以

鬼神為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文選注

其所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孫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孟

又一引作以其所行此無四字孫鏤之金石以重之有當為恐後世子孫不能敬若以取羊言敬威以取祥也孫云說文

漢金石多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云若讀若威又云羊祥也秦

以羊為祥以羊為祥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

以為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

之有重有重此下舊有亦何之亦何書之有哉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

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

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

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

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佳古惟字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

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舊作佳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

寧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商周之鬼也且禹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

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書序云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與此不同而

魏屈驚有扈以行大戰于甘其地在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

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勦字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

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

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而僂於社此孔書甘誓文賞於祖者何也

言分命之均也僂於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為賞賢而罰暴是

故賞必於祖而僂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語數

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

疑哉於古曰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于社者考以延年壽若無鬼神彼豈有所延年

壽哉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能賞賢如罰暴也如與而音義同故字書蓋本施之

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若以為不然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潔廉

男女之為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為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

路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見舊作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潔廉見善不敢



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為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車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閒擬乎鬼神之明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明不可為幽閒當為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可恃舊脫此字一本有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必勝之若以為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祥上帝伐元山帝行此句未詳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明罰焉至同湯以車九兩鳥陳鴈行湯乘大贊疑輦犯遂下衆人之螭遂疑有誤字王平禽當為手禽或推哆大戲呂氏春秋簡選云殷湯以良車七十乘儀高誘云樂多力能推大儀因以為號而禽克之案穆即推移此書所染云夏桀染于干辛推哆古今人表作雅修此下又云推哆大戲王別兇虎指畫殺人則推哆大戲是人名無疑移後戲穆皆音故昔夏王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舊脫力字平御增推哆大戲王別引作生捕兇虎指畫殺人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圍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不惟此為然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太平御覽引作詞天侮鬼太平御覽引有神字下殃傲天下之萬民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剝孕婦庶舊鯀寡號咷無告也故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先庶國節窺戎詳與

殷人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中讀如仲惡來衆畔百走武王逐太平御覽引作遂奔入宮萬年梓株折紂而太平御覽引繫之赤環太平御覽作轆載之白旗以為天下諸侯穆故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太平御覽引作仲惡來崇侯虎指寡殺人寡畫字假音太平御覽覽引作畫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圍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此即璣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之所罰無大必罰之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子乎子墨子曰古之今之為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為鬼者今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矣意雖死一本然然而天下之陳物曰先生者先死若是則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妯也今紂為酒醴粢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誠舊作請一本有是得其父母妯兄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誠亡是乃費其所為酒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之特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一本注之特與直音近故特亦作植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具飲食之雖使鬼神誠亡此猶可以合驩聚衆取親於鄉里今執無鬼者言曰鬼神者固誠無有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吾非乃今愛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乎其所得者臣一本無將何哉此上逆聖王之



書內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為上士於天下此非所以為上士道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為祭祀也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驩聚眾取親乎鄉里若神若鬼神有則是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聖王之道也

非樂上第三十二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為天下度也非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為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笙之聲以為不樂也非以刻鏤華一本無此字文章之色以為不美也非以鴆黍煎炙之味以為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為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為樂器以為事乎國家非直捨潦水折壤垣舊作垣而為之也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為大鐘鳴鼓琴瑟笙之聲譬之若聖王

之為舟車也即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為舟車既以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惡許猶言何許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齋而予之不敢以為感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當為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文選注引而揚干戚民作吹笙等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即我以為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國即攻小國有大家即伐小家強劫弱眾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即當為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即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為大鐘鳴鼓琴瑟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王公大人惟母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鍾猶是延鼎也弗撞擊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將必不使老與遲者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聲不和調明不轉朴朴疑即正字玉篇使當年因其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眉之轉朴眉一本作明案明眉通字穆天子傳云眉曰西王母之山即名也詩猗嗟名兮爾使丈夫為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為之廢婦人



紡績織紉之事今王公大人惟母為樂虧奪民衣食之時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大鍾鳴鼓琴瑟笙之聲既已具矣王公二字當有大人鏞然奏而獨聽之鏞字說文玉篇俱無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與君子舊脫三字一本有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今王公大人惟母為樂虧奪民之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昔者齊康公案史記康公名貸宣公于當周定王時興樂萬萬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糠字从禾俗寫誤从米曰食飲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羸不足觀也御覽引作身體從容不足觀也太平是以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此掌一本作常不從事乎衣食之財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母為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為裘因其蹄蚤蹄即蹄省文蚤即爪假音以為絢履絢即鞞正文說文云絢脛衣也因其水草以為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紉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舊作主下同以意改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

竭股肱之力宣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紉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繆細舊作細盧云當為細與捆同非命下正此其分事也今惟母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母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宣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庫不實今惟母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不足今惟母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不必能舊脫此字以意增夙興夜寐紡績織紉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繆是故布繆不興日孰為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孔書云恒舞于宮是孔書謂巫風伊訓其刑君子出絲二衛此緯字假音說文云緯織橫絲也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乎舞佯佯舞當為舞與謨音考亦引作洋今黃嘉是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此孔書無降之百舊作詳此詳字異文郭璞注山海經音詳玉篇云詳徐羊切女鬼也其家必壞喪孔書云墜厥宗已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汲郡古文云帝敬十年放王季子武觀來歸注武觀五年武觀以



媿曰夏有五觀韋昭云五觀啟子 啟乃淫溢康樂野于疑作 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未  
太康昆弟也春秋傳曰夏有觀扈 聲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大當為 天用  
詳葛疑筦字之誤形聲相近 江聲  
注尚書云葛當為竟竟喜說也 大樂之野夏后啟于此舞九代大荒西經云夏后開上三  
弗式 翼式為韻海外西經云九歌以下据此則指啟盤于游田書序太康尸位及楚詞夏康  
娛云云疑太康夏康即此云淫溢康樂淫之訓大然則太康疑非人名而 故上者天鬼  
孔傳以為啟子不可奪也 江聲又云啟乃字當為啟子啟子五觀也亦是  
 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誠舊作請一 將欲求與天下之利  
 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為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墨子卷之八

靈巖山館

墨子卷之九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校注

- 非樂中第三十三闕
- 非樂下第三十四闕
- 非命上第三十五

子墨子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然而不  
 得富而得貧不得眾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故何也子  
 墨子言曰執有命者以襍於民間者眾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眾則  
 眾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天命雖強勁何益哉上以說王公  
 大人下以駢百姓之從事駢阻字假音說文云駢从馬且聲 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  
 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辨然則明辨此之說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儀言而毋儀  
 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運中篇作員音相近廣雅云運轉也高誘注淮南子云  
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索隱云韋昭曰鈞木長七尺有 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  
絃所以調為器具也言運鈞轉動無定必不可立表以測景 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



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為刑  
 政盧云廢置也中篇作發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  
 子或以命為有益蓋嘗尚觀於聖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  
 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在舊脫此字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  
 謂有命哉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益嘗尚觀於先王之書先王之書所以  
 舊脫此字據下文增出國家布施百姓者舊脫此字憲也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  
 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  
 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  
 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是故子墨子言曰吾當未鹽此盡字數天下之良  
 書不可盡計數大方論數而五者是也五當為三即上先王之憲之刑之誓是今雖毋求執有命者之言  
 不必得不亦可錯乎今用執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義覆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  
 百姓之諄也說百姓之諄者爾雅云諄告也陸德明音義云是滅天下之人也然則所  
 為欲義在上者何也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幹當為幹此  
 民被其大利何以知之子墨子曰古者湯封於亳當為薄說文云亳京兆杜陵亭也从

杜縣有亳亭索隱云秦寧公與亳王戰亳王奔遂滅湯社皇甫謚云周桓王時自有亳  
 王號湯非殷也此亳在陝西長安縣南若殷湯所封是河南偃師之薄書傳及本書亦  
 多作薄惟孟子作亳蓋借音字後人依改亂之顧炎武絕長繼短地方百里與其百姓  
 不考史記反以此譏許君地理之謬是以不狂為狂也  
 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言財多則分也移或多字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  
 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昔者文王封於岐周岐岐山絕長  
 繼短地方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  
 皆起而趨之罷不肖股肱不利者處而願之曰柰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豈  
 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  
 天下征諸侯鄉者言曰鄉同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  
 大利吾用此知之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為賞罰以勸賢中篇作是以入則孝  
 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辨是故使治官府則不盜竊  
 守城則不崩叛君有難則死出亡則送此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  
 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是故入則不慈  
 孝於親戚出則不弟長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辨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  
 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曰



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以此為君則不義為臣則不忠為父則不慈為子則不孝為兄則不良為弟則不弟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舊作者据下文改然則何以知命之為暴人之道昔上世之窮民貪於飲食情於從事是以衣食舊脫此字据上文增之財不足而飢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貧若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繇猶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為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孔書作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非命中作式是惡式依形相近之是音相近也龔喪厥師用爽厥師龔用喪爽音同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誓曰紂夷處不肖事上帝鬼神孔書作乃夷居禍厥先神禋不祀孔書作遺厥先宗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漏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亦縱之棄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紂有之字執有命也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上無以供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降綏天下賢可之士外無以應待諸侯之賓客內無以食飢衣寒將養老弱故命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

天下之士君子忠下篇作中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非命中第三十六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為道也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義上篇作儀義儀同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於員鈞之上也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僞未可得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書用之柰何發而為刑据上篇此言之三法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盧云此下當有或或以命為亡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眾入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然胡不舊脫此字嘗有也若以百姓為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為法然則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然胡不嘗考之聖王之事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為善發憲布令以教誨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為不然昔者桀之所亂



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今

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後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傳流矣今故先生對之曰未詳生當

為王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下篇作不識昔也志即識字三代之聖善人與讀如歟意亡亡同昔三代之暴

不肖人也下篇作與同何以知之言有命之說不識出之昔者聖善人乎意亡此言出之暴不肖人乎彼固亡知之妄言初之列士桀

大夫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順同故上有以規諫其君

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盧云此已上十七字衍文故上得其君長之賞下得其百姓之譽列士桀大

夫聲聞不廢流傳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一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

百姓使下不親其上是故國為虛厲陸德明莊子音義云李云居宅無人口虛死而無後曰厲身在刑僇之中必不

能曰我見命焉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言不繆其繆不慎其心志之辟

外之歐騁田獵畢弋說文云古文驅从支內沈於酒樂不曰二字舊脫我舊作而我罷不肖我為

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雖昔也三代之窮民亦由此也內之不能善事一本其親

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長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至有

饑寒凍餒之憂必舊作心不能曰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雖昔也三

代之偽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眾愚樸人久矣聖王之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之

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當是喪厥二字

師下篇作用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共非之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曰紂

夷之居而不肖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修其務言毋勦力其事也上二篇俱當

从此孔書作罔懲其侮義異或云偽泰誓不足据不如此文天亦不棄縱而不葆文與上文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

王以太誓非之有於三代不國有之曰女母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

於召公之執令於然且當為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在

於商夏之詩書曰命者暴王作之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害之故當天當

夫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執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

非命下第三十七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一本作則必先立義而言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

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為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

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舊脫此字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

之事惡乎原之察眾之耳目之請據前篇惡乎用之發而為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



謂三法也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為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為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為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文選注引此治作理世作時民作人皆唐人避諱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為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夫豈可以為命哉故以為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一本無道此字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亦豈以為其命哉又以為力也然今夫有命者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若以說觀之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然今以命為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而讀如能一本無此字非矯其耳目之欲而從其心意之僻外之歐騁田獵畢弋內湛於酒樂中篇湛作沈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聽治不强必曰吾命固將失之雖昔也

三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君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飢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從事不强又曰吾命固將窮昔三代偽民亦猶此也昔者暴王作之窮人舊脫此字一本有術之術同此皆疑眾遲樸言沮樸實之人先聖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曰何書焉存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葆而同能葆同保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當作惡或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詳未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文畧見孔書泰誓昔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為太誓去發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十簡之篇以尚皆無之將何若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為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一本作類舌而利其唇喉也喉字省所以早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息一本無此字是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治



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內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升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飢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舊脫此字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紉多治麻統說文云統絲曼延也葛緒紉字假音拊說文云拊索束也此俗寫布縵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母在乎王公大人賁字假音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紉矣王公大人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為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紉則我以為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當為便字下以待養百姓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扞其國家失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言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非人者之言也今之為仁義者

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

非儒上第三十八

非儒下第三十九

孔叢語墨篇多引此詞此述墨氏之學者設師言以折儒也故親士諸篇無子墨子言曰者翟自著也此無子墨子言曰者門人小子臆說之詞并不敢以誣翟也例雖同而事異後人以此病翟非也說文云儒柔也術士之稱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其句其與期同也與期同妻舊脫此字後子三年後子嗣子適也左傳曰王一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與期同也族人五月若以親疏為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為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盧云似當云而卑與子同也逆孰大焉其親死列尸弗句弗與登屋窺井挑鼠穴探滌器而求其人焉以為實在則慙愚甚矣說文云慙思也思慙也玉篇慙陟絳切顏師古注漢書云古音下紺反今則竹巷反如其亡也必求焉偽亦大矣取妻身迎祇禱為僕說文云祇敬也禱衣正幅則禱亦正意與端同秉轡授綏如仰嚴親昏禮威儀如承祭祀顛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則妻子言為妻妻子上侵事親若此可謂孝乎儒舊作傳據者當云儒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將守宗廟故重之應之曰此誣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廟數十年死喪之其期同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盧云當為服則喪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



夫憂妻子以大負榮有曰所以重親也為欲厚所至私舊作和以意改輕所至重豈非大姦也哉有強執有命以說議曰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達賞罰幸否說文云幸吉而免凶也从苜从夭有極人之知力不能為焉群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貧且亂政之本而儒者以為道教是賤天下之人者也且夫繁飾禮以淫人久喪偽哀以謾親說文云謾欺也玉篇云莫般馬諫二立反陸德明周禮音義云徐望仙反命緩貧而高浩居同傲倨說文云居蹲也倍本棄事而安息傲舊作傲以意改貪於飲酒惰於作務陷於飢寒危於凍餒無以違之是若人氣輒鼠藏爾雅有輒鼠陸德明音義云孫炎云輒者類也說文云輒鼠也輒舊作輒誤而羝羊視爾雅云羊牡粉注抵廣雅云二歲曰羝說文胡筆切田鼠也輒舊作輒誤然則羝羊貢篋起易大畜云積豕之牙崔憬曰說文積劇豕今俗猶呼劇豕是也案說文皆皆壯羊貢篋起文作積豕豕以意改之積與積義同劇者積假音玉篇云積扶云切也君子笑之怒曰散人漢書云允食注曰文穎曰允散也說文云允樛也从山馬知良儒夫夏乞麥禾五穀既收大喪是隨子姓皆從得厭飲食畢治數喪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廣雅驛肥也此古字以為疑有脫字恃人之野言禾麥在野以為尊富人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應之曰所謂古之者皆嘗新矣而古人服之則君子也然則必法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應之曰古

者弄作弓弄弄省文說文云弄古諸侯也一日射師仔作甲仔即籽少康子奚仲作車巧垂作舟北堂書抄引作倕太平御覽引有云禹造粉疑在此然則今之鮑函車匠為鮑魚之鮑書或為鮑蒼頡篇有鮑堯陸德明音義云劉音僕說文云鮑柔革工也皆君子也而弄仔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則其所循皆小人道也又舊作人曰君子勝不逐奔揜函弗射施舊作強据下文改則助之胥車應之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若兩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雖盡能猶且不得為君子也意暴殘之國也聖將為世除害與師誅罰勝將因用傳術令士卒曰毋逐奔揜函勿射施則助之胥車暴亂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為群殘父母而深賤世也不義莫大焉又曰君舊作君据上文改子若鍾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此出說苑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筵豈能發其音聲哉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此為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力恬漠待問而後對雖有君親之大利弗問不言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辟同他人不知已獨知之雖其君親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以是為人臣不忠為子不孝事兄



不弟交遇人不貞良夫執後不言之朝物見利使已雖恐後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  
 高拱下視會噎為深說文云噎咽也讀若快噎飯曰惟其未之學也用誰急遺行遠矣  
 夫一道術學業仁義也昔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用徧舊作偏以意改近以循身不義不處  
 非理不行務興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則止此君子之道也以所聞孔某之行某字舊  
 下諱今改放此則本與此相反謬也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為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  
 對景公曰以孔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  
 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人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  
 上下之怨孔某之荆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僂孔叢詰墨云白  
 六年秋也孔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行下必於上是以言  
 明而易知也行易而從也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慮同謀以奉賊  
 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孔叢引殺作弑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  
 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為亂趣讀促非仁義之也字脫逃入而後謀避人而后言行義  
 不可明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某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  
 乎况寡人者衆矣此俗寫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某之與白公同也孔某之齊見

景公景公說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盧云晏子

多同浩居作浩祀沉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

宗喪循哀孔叢史記不可使慈民機服勉容盧云晏子作異不可使導眾孔某盛容脩

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勸眾儒學不可使議

世晏子儒作博議作儀勞思不可以補民三字舊脫索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

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說文云營惑也家語云營惑諸侯高誘注盛為聲樂

以淫遇民當為愚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眾孔叢作今君封之以利齊俗史記

齊俗欲用之以移非所以導國先眾公曰二字舊脫善於是厚其二字舊脫禮留其封敬

見而不問其道孔乃恚舊作志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鵠夷子皮即范蠡也韓非子云

於魯有頃聞齊將伐魯其問告子貢曰賜乎舉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

郭惠子以見田常勸之伐吳以教高國鮑晏使母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吳三年之內

齊吳破國之難伏尸以言術數孔某之誅也言孔子孔某為魯司寇舍公家而奉舊作

改孔叢季孫季孫相魯君而走季孫與邑人爭門關列子云孔子勁能招國門之

決植關而不冝以力聞呂氏春秋



憤大云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可力聞此云決植即其事也說文云植戶植也似言季氏爭關而出孔子決門植以縱之孔某窮於蔡陳之閒

孔某窮於蔡陳之閒 藜羹不糲 藜文類聚引作藜羹不糲北堂書抄作不糲太平御覽作糲一作糲

以米和羹也一日粒也古 十日子路為享豚 孔叢太平御覽引享作 孔某不問肉之所

由來而食 肉所從來即食之 號人衣 孔叢作剝 以酤酒 作沽同 孔某不問酒之所

由來而飲哀公迎孔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 注引

反作 孔某曰來吾與女 當為 曩與女為苟生 且今與女為苟義 注引

飢約則不辭忘 此字 妄取以活身羸飽偽行以自飾汗邪詐偽孰大於此孔某與其門

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叟就然 舊作然就孫以意改孟子云舜見瞽叟其容有覺韓非

危哉天下岌岌荀子亦同作 此時天下圯乎 坡舊作坡以意改孟 周公旦非其人也邪

何為亦舍 舊作舍亦 家室而託寓也孔某所行心術所至也其徒屬弟子皆效孔某子

貢季路輔孔悝 舊此字據孔 乎衛陽虎亂乎齊 孔叢 佛肸以中牟叛泰雕刑殘 孔

作漆雕開形殘詰 莫大焉 莫上當 夫為弟子後生其師必脩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

及而後已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則可以疑矣

墨子卷之九

靈巖山館

墨子卷之十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校注

經上第四十 此翟自著故號曰經中亦無子墨子曰云按宋潛谿云上卷七篇號

不在其數然本書固稱經詞亦最古豈後人移其篇 弟與唐宋傳注亦無引此故謬錯獨多不可句讀也

故所得而後成也 說文云故使為之也或與固 止以久也 以同 體分於兼也 孟子云有

體 必不已也 必行 知材也 知材 平同高也 平 慮求也 有求 同長以缶 缶即正字盧云

孟孟投心舌覺如此 相盡也知接也 接物 中同長也 量如 恕明也 推已及人 厚有所大

也仁體愛也日中 句 舌南也義利也 易曰利者 直參也 說文云直正見也論語 禮敬也

圓一中同長也 一中言孔也量 行為也方柱隅四謹也 謹字 實榮也 實至則 倍為二也

倍之二 忠以為利而強低也 言以利人為 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 序言次序說文云

孝利親也有閒中也 閒隙是二 信言合於意也閒不及旁也 言閒 佻自作也 佻聲也此云

自作未 纈閒虛也 虛云纈猶 謂 此字 作謙也盈莫不有也廉作非也 廉察之廉作與

詳也 堅白不相外也令不為所作也 言使人為 櫻相得也 玉篇云 任士損已而益所為也 任

俠說文云專俠也三輔謂 似有以相櫻有不相櫻也勇志之所以敢也 敢 決次無閒而不

經上卷之十



櫻櫻也力刑形同之所以奮也言奮身法所若而然也若順言有生刑形同與知處也言人  
惟形體與知識然猶順耳之言或為尔臥知無知也而不可為知也說所以明也  
與知識夢臥而以為然也言夢中所知攸不可句兩不可也句知無欲惡也辯爭彼也辯  
勝讀如當讀如也利所得而喜也謂夢為窮知而慳於欲也言知之所到而害所得而  
惡也謂夢已成亡句治求得也言事既治使句謂故句說文云故譽明美也名句達  
類私句誹明惡也謂句移舉加名舉擬實也知句聞經說上改說親句名句實合為句  
言出舉也聞句傳親句且舊衍一且言然也見句體盡句君臣萌疑同名通約也合句  
句犯禁也同重體合類句罰上報下之罪也異句二體不合不類句同異而俱於  
之一也同異交得放有無句久彌異時也言不易其守彌異所也言不移其聞耳之聰  
也窮或有前不容尺也循句所聞而得其意心之舊作也據察也盡莫不然也言口  
之利也始當時也執句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化徵易也諾不一利用句損句偏去  
也言損是去其半服執說音利沉案音利二巧轉句則求其故大益句儼稭抵句經說  
觀其同句庫虛云庫疑庫與易也法異則觀其宜句動或從也止因以別道讀此書旁

行舌無非說文云非違也从飛下取取其相背言此篇當旁行讀之即正讀亦無

經下第四十一

止類以行人句說在同所存句與者於存與孰存駟異說推類之難說在之大小句五  
行毋常勝說在宜物盡句同名句二與關句愛食與招句白與視句麗與夫與履句一  
偏棄之謂而固句是也說在因不可偏去而二句說在見與俱句一與二句廣與循  
句無欲惡之為益損也說在宜句不能而不害說在害句損而不害說在餘句異類不  
吡說文無此字玉篇云說在量句知而不以五路說在久句偏去莫加少說在故句必  
熱說在頓假句必詩說在不然句知其所以不知說在以名取物之所以然句與所以  
知之句與所以使人知之句不必同說在病無句不必待有說在所謂句疑說在逢句  
循遇過擢慮不疑說在有無合與一句或復否說在拒且然句不可正而不害用工說  
在宜歐句物一體也說在俱一句惟是均之絕不說在所均句宇或徙句舊作徙句說在長  
字久句堯之義也生於今而處於古而異時說在所義二句臨鑑而立句景到句即今正  
文多而若少句若猶說在寡區句狗犬也而殺狗非句殺犬也可說在重句鑑位句當云鑑  
通立字量一小而易一大而舌說在中之句外內使殷美說在使鑑團景一不堅白說在



荆之大其沈淺也說在具無久與字堅白說在因以檻為搏於以為無知也說在意  
 在諸其所然未者然說在於是推之意未可知說在可用過件即午字異文玉篇云件  
 景不從說在改為一少於二而多於五說在建住景二說在重非半弗新玉篇云新  
 也盧云非此義此當與所斷義同沉案新即斯字異文耳則不動說在端景到在午有端與景長說在端可無也  
 有之而不可去說在嘗然景迎日說在搏舌而不可擔說在搏景之小大說在地  
 舌遠近句字進無近說在敷天而必舌說在得行循以久說在先後貞而不撓說  
 在勝一句法者之相與也盡若方之相名也說在方契與枝板說在薄狂舉不可  
 以知異說在有不可句牛馬之非牛與可之同說在兼倚者不可正說在剝循此  
 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句推之必往說在廢材句唱和同患說在功句賈無貴說在假  
 下仿此其賈聞所不知若所知則兩知之說在告句賈宜則讐售字古只作讐後  
 云高祖每酌留飲酒讐數倍如淳曰讐亦售也說在盡句以言為盡諄諄說其在言無說而懼說在弗心惟吾  
 謂非名也則不可說在假或過名也說在實無窮不害兼說在盈否知句知之否之足  
 用也諄說在無以也不知其數而知其盡也說在明者句謂辯無勝必不當說在辯不  
 知其所處不害愛之說在喪子者無不讓也不可說在始仁義之為外內也內說在件

此亦未詳其義顏於一有知焉有不知焉說在存學之益也說在誹者有指於二而不可逃說  
 在二象說文云象增也从象从系象十季之重也漢書注孟康曰象誹之可否不  
 以象寡說在可非句所知而弗能指說在春也逃臣狗犬貴者非誹者諄說在弗非句  
 知狗而自謂不知犬句過也說在重物句箕不甚說在若是通意後對說在不知其誰  
 謂也取下以求上也說在澤是句是與是同說在不州疑云  
 經說上第四十二

故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此釋經上故所體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無然若見  
 之成見也體若二之一尺之端也此釋經上體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慮  
 知材也此釋經上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知此釋經上知也者以其知過物  
 而能貌之若見恕此釋經上恕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此釋經上仁愛  
 己者非為用已也不若愛馬著若明此釋經上禮貴者公賤者名而俱有敬慢焉慢字等異論  
 之不必用此釋經上為美而施之又忘其勞禮貴者公賤者名而俱有敬慢焉等異論  
 也此釋經上行所為不善名行也所為善名巧也若為盜此釋經上忠不利弱子亥足將入  
 是巧也實其志氣之見也使人如已不若金聲玉服此釋經上忠不利弱子亥足將入



止容此釋經上忠以孝以親為勞而能利親不必得此釋經上孝利親也言不以為德信不以其言

之當也使人視城得金此釋經上信也得與人遇人眾情此釋經上信字無情字謂為是為是

之台一本治彼也弗為也謂作廉也廉已惟為之知其也此釋經上廉作非也是所

令非身弗行此釋經上令不為所作也任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此釋經上急任士損已而

其敢於是也命之不敢於彼也害之此釋經上言勇傲力重之謂下此釋經上力重之謂下與重奮

也此釋經上力刑生楹之生此釋經上生刑與知處也商不可必也此釋經上言不可必言不可知量臥句夢句平

句此釋經上力刑惓然利得是而喜則是利也其害也非是也害得是而惡則是害也其利也非是

也此釋經上臥知無知也夢臥而以為然也平治吾事治矣人有治南北此釋經上治求得也譽

之必其行也其言之忻使人督之此釋經上譽明美也誹必其行也其言之忻此釋經上誹明惡也舉告以

文名舉彼實也此釋經上舉擬實也故言也者諸口能之出民者也民若畫僂也此釋經上僂虎字言也謂

言猶石致也此釋經上石當為實此釋且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方然亦且若石者也此釋經上且言然也君

以若名者也此釋經上君臣名通功不待時若衣裳此釋經上功利民也功不待時若衣裳此釋經上功利民也

賞罪不在禁惟害無罪殆始上報下之功也罰上報下之罪也此釋經上賞上報下二人而俱見是楹也若是君今久古今且莫宇東西家南北此釋經上久彌異時也守彌異

也此釋經上久彌異時也守彌異

所窮句此釋經上窮或或不容尺有窮莫不容尺此釋經上窮或無窮也此釋經上窮或盡但止動此釋經上盡

始時或有久或無久始當無久此釋經上始當時也化若鼃為鵠此釋經上化易也損偏也者兼之體也

其體或去存謂其存者損此釋經上損偏也儼昉此釋經上儼昉民也此釋經上民也庫區穴若斯貌常此釋經上

也此釋經上動偏祭從者戶樞免瑟此釋經上動或從也止無久之不止當牛非馬若夫過楹有久之不

止當馬非馬若人過梁此釋經上久也其義未詳必謂臺執者也此釋經上臺疑握字說文云臺古文若弟

兄一然者一不然者必不必也是非必也此釋經上必不巳也同捷此釋經上捷與狂之同長也心中自

是往相若也此釋經上以正相盡也中同長也厚惟無所大此釋經上其大無所加是所謂大也唯

寫支也此釋經上中同長也方矩見支也此釋經上柱四謹也倍二尺與尺但去一此釋經上倍為二也端是無

同也此釋經上無序而最前者也有間此釋經上與下間舊作謂夾之者也此釋經上向中也閒謂夾者也尺前

於區穴而後於端不夾於端與區內此釋經上疑穴及及非齊之及也此釋經上不及旁也閒謂夾者也尺前

木之閒謂其無木者也此釋經上虛也盈無盈無厚於尺無所往而不得此釋經上莫不有也得二

堅異處不相盈相非是相外也此釋經上白不相外也櫻尺與尺俱不盡端無端但盡尺與或盡

或不盡堅白之櫻相盡體櫻不相盡端此釋經上櫻相得也似兩有此釋經上似兩有

以相櫻也此釋經上不相櫻也法意規員三也俱可以為法此釋經上法所若而然也



然也者民若法也此釋經上彼凡牛樞非牛兩也無以非也辯或謂之牛謂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俱當不必或不當不若當犬此釋經上說所以明也攸不可為句欲難其指難即難智不知其害是智之罪也若智之慎文也無遺於其害也而猶欲難之則離之是猶食脯也騷之利害未可知也騷字假音讀如山欲而騷是不以所疑止所欲也膚外之利害未可知也膚字牆趨之而得力則弗趨也是以所疑止所欲也觀為窮知而儼於欲之理縣縣字異文讀難脯而非怨也怨字異文難指而非愚也所為與不知所與為相疑也非謀也待為之而信其利害否則懸于欲不以疑而自止已為衣句成也治病句亡也此釋經上使令謂句謂也盧云方言秦晉之間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得而中亡謂必待所為之成也此釋經上之溼楊倞注荀子引作濕此濕字與方言義同也合反

名物句 達也有實必待文多也命之馬句類也若實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句私也是名也止於是實也聲出口俱有名此釋經上若姓字疑灑謂狗犬命也狗犬句舉也叱狗句加也此釋經上知傳受之句聞也方不庫句說也身觀焉句親也此釋經上知所為知者有三得之傳受是耳所聞也非方土所阻是人所以謂句名也所謂句實也名實耦句合也志行句為也此釋經上聞或告之句傳也身觀焉句親也此釋經上見時

者句體也二者盡也此釋經上古兵立反中志工句正也臧之為句宜也非彼必不有必也聖者用而勿必必也者句勿疑仗者兩而勿偏此釋經上合正宜必欲句為早臺句存也病句亡也買鬻句易也霄與消盡句蕩也順長句治也鼂買句化也此釋經上存亡易蕩治化句同二名一實句重同也不外於兼句體同也俱處於室句合同也有以同句類同也此釋經上異二必異句二也不連屬句不體也不同所句不合也不有同句不類也此釋經上異二不體不句同異父得於福家良怨有無也此釋經上同異句比度多少也免合不類舊脫不體不字

蚋還園去就也鳥折用桐堅柔也劔尤早死生也處室子子母長少也兩絕勝白黑也中央旁也論行行行學實是非也難宿成未也兄弟俱適也身處志往存亡也霍為姓故也買宜貴賤也已上諾超城員止也相從相去先知是可五色長短前後輕重援釋此經上諾不句執服難成言務成之九則求執之法法取同觀巧傳法取此擇彼問故觀宜此釋經上服執說巧轉則求其故大句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與以有愛於益法同則觀其同法異則觀其宜

人有不愛於人心愛人是孰宜心彼舉然者以為此其然也則舉不然者而問之若聖人有非而不非五諾皆人於知有說過五諾若員無直無說用五諾若自然矣

經說下第四十三



止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謂四足獸句與生鳥句

與物盡句與大小也已上釋經下止類以行此然是必然則俱為糜同名俱鬪不俱二

三與鬪也已上釋經下五行毋包句肝句肺句子句愛也橘茅句食與招也已上釋經

招白馬多白句視馬不多視句白與視也已上釋經為麗不必麗不必麗與暴也為非

以人是不為非若為夫勇不為夫為屨以買衣為屨夫與屨也已上釋經下麗與二與

一亡句不與一在句偏去未有文句實也而後謂之無文句實也則無謂也不若敷與

美句謂是句則是固美也謂也則是非美句無謂則報也見不見離一二不相盈已上

下一偏棄之二云至廣循堅白句舉不重句不與箴疑當云非力之任也為握者之顛

詳字未倍非智之任也若耳目異木與夜孰長智與粟孰多句壽句親行賈句四者孰貴

句糜與霍孰高糜與霍孰霍蝸與瑟孰瑟偏俱一無變假假必非也而後假狗假霍也

猶氏霍也物或傷之然也見之智也吉之使智也已上釋經下廣與循疑逢舊作蓬下

為務則士為牛廬者夏寒逢也舉之則輕廢之則重非有力也沛從削非巧也若石羽

楯也鬪者之敵也以飲酒若以日中是不可智也愚也智與以已為然也與愚也俱俱

一句若牛馬四足句惟是當牛馬數句牛數馬句則牛馬二句數牛馬句則牛馬一句

若數指句指五而五一長已上釋經下字徒而有處字句字南北在且有在莫字徒久

已上釋經下字或無堅得白必相盈也在堯善治句自今在諸古也自古在之今句則

堯不能治也已上釋堯之義也云景光至句景亡若在句盡古息景二光夾一光一光

者景也景光之人煦若射句下者之人也高句高者之人也下句足敵下光故成景於

上首敵上光故成景於下在遠近有端與於光故景庫舊作庫廬內也景日之光反燭

人句則景在日與人之間句景木柁猶言景短大句木正句景長小句大小於木則景

大於木非獨小也已上以表言遠近臨正鑒句景寡句貌能白黑句遠近施正句異於

光鑒句景當俱就去余當俱亦字俱用北鑒者之臭於鑒無所不鑒景之臭無數而必

過正故同處其體句俱然鑒分句鑒中之內句鑒者近中句則所鑒大句景亦大句遠

中則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正起於中句緣正而長其直也中之外鑒者近中則所鑒大

景亦大遠中則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易合於而長其直也鑒鑒者近則所鑒大景亦大

亦遠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正景過正已上以故招負衡木加舊作如重焉而不撓句極

勝重也極謂右校交繩句無加焉而撓極不勝重也衡加重於其一旁句必捶權重相

若也此鍾字假音陸德明考工記相衡則本短標長標猶杪兩加焉重相若句則標必

涇川堂書 墨子十



下句標得權也挈有力也引無力也不正舊作心以意改所挈之止於施也繩制挈之也若以

錐刺之挈長句重者下句短句輕者上句上者愈得下句下者愈亡句繩直權句重相

若句則正舊作心以意改矣收上者愈喪下者愈得上者權重盡則遂挈已上以兩輪高兩輪

為輜下庫也又鄭注既夕記云許叔重說有輜曰輪無輜曰輪車梯也重其前弦其

前也也載弦其前載茲其軻玉篇云軻古胡切廣雅云軻車也曹憲音而縣重於其前

是梯舊作梯據上挈且挈則行凡重上弗挈下弗收旁弗劫則下直地或害之也不

傳桓十年有云不血陸梯者不得舊作下直也今也廢尺於平地重不下無踳也玉

德明音義云古流字若夫繩之引軻也是猶自舟中引橫也倚倍拒堅唐書無此

云踳蒲唐切跟踳欲行兒正字通以為腿字之俗若夫繩之引軻也是猶自舟中引橫也倚倍拒堅

舊注音噴走貌倚焉則不正誰辨并字石桑石耳已上以夾寢字者法也方石去

地尺句關石於其下句縣絲於其上句使適至方石不下柱也膠絲去石句挈也絲絕

句引也未變而名易句收也買刀謂泉糴相為買句刀輕則糴不貴句刀重則糴不易

句王刀無變句糴有變句歲變糴句則歲變刀句若鬻子買盡也者盡去其以不讐也

其所以不讐去句則讐舌買也宜不宜舌欲不欲若敗邦鬻室句嫁子無子句在軍不

必其死生聞戰亦不必其生前也不懼今也懼或知是之非此也有知是之不在此也

然而謂此南北過而以已為然始也謂此南方故今也謂此南方智論之非智無以也

謂非謂非同也則異也同則或謂之狗其或謂之犬也異則或謂之牛牛或謂之馬也

俱無勝句是不辯也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也者勝也無讓者酒未讓始也不

可讓也於石一也豎白二也而在石故有智焉有不智焉可有指子智是有智是吾所

先舉重則子智是而不智吾所先舉也一謂有智焉有不智焉也若智之則當指之

智告我則我智之兼指之以一也衡指之參直之也若曰必獨指吾所舉毋舉吾所不

舉則者固不能獨指所欲相不傳意若未校且其所智是也所不智是也則是智是之

不智也惡得為一謂而有智焉有不智焉所春也其執固不可指也逃臣不智其處狗

犬不智其名也遺者巧弗能兩也智智狗重智犬則過不重則不過通問者曰子智駟

乎駟當為駟應之曰駟何謂也彼曰駟施則智之若不問駟何謂徑應以弗智則過且

應必應問之時若應長應有深淺大常據下文中在兵人長所室堂所存也其子存者

也據在者而問室堂惡可存也主室堂而問存者孰存也是一主存者以問所存句一

主所存以問存者句五合水土火句火離然火鑠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水

府疑同腐木離木若識麋與魚之數惟所利無欲惡傷生損壽說以少連是誰愛也嘗多粟



或者欲不有能傷也若酒之於人也且怒人利人愛也則惟怒弗治也損飽者去餘適  
 足不害能害飽若傷糜之無脾也且有損而后益智者若瘧病之於瘧也瘧即瘧省  
瘧熱寒休作今經典省凡此省也一也即爪字智以目見而目以火見而火不見惟以五路智久不當以目  
 見若以火見火謂火熱也非以火之熱我有若視曰智雜所智與所不智而問之則必  
 曰是所智也是所不智也取去俱能之是兩智之也無若無焉則有之而后無無天陷  
 則無之而無擢疑無謂也臧也今死而春也得文文死也可且猶是也且且必然且已  
 必已且用工而後已者必用工後已均髮句均縣輕重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  
 堯霍據下文或以名視人或以實視人舉友富商也是以名視人也指是臧也是以實  
 視人也堯之義也句是聲也於今句所義之實處於古句若殆於城門與於臧也狗狗  
 犬也謂之殺犬可若兩腕使令使也我使我我不使亦使我殿戈亦使殿不美亦使殿  
 荆沉荆之貝也則沈淺非荆淺也若易五之一以楹之搏也見之其於意也不易先智  
 意相也若楹輕於秋其於意也洋然段椎雖俱事於履可用也成繪履過椎與成椎過  
 繪履同過伴也伴當為一五有一焉一有五焉十二焉非斲半進前取也前則中無為  
 半猶端也前後取則端中也斲必半毋與非半不可斲也可無也已給則當給不可無

也久有窮無窮正九一本無所處而不中縣搏也已上釋經下臨鑑而偃字不可偏舉  
 字也進行者先敷近後敷遠行者行者必先近而後遠遠脩近脩也先後久也民行脩  
 必以久也已上釋經下景之大方貌盡俱有法而異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台也  
 盡貌猶方也已上釋經下法者之相物俱然句牛狂與馬惟異句以牛有齒句馬有尾  
 句說牛之非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無有曰虛云當之與馬不類句用牛角虛  
用牛當馬無角句是類不同也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為類之不同也是狂舉也猶  
 牛有齒馬有尾或不非牛而非牛也不可則或非牛或牛而牛也不可故曰牛馬非牛  
 也未可牛馬牛也未可則或不可而曰牛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馬不二  
 而牛馬二則牛不非牛馬不非馬而牛馬非牛非馬無難已上釋經下牛彼正名者彼  
 此句彼此可句彼彼止於彼句此此止於此句彼此不可句彼且此也彼此亦可彼此  
 止於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則彼亦且此也已上釋經下循此唱無過無所周若釋和  
 無過使也不得已唱而不和是不學也智少而不學必寡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智當有  
 而不教功適息已上釋經下唱使人奪人衣罪或輕或重使人予人酒或厚或薄聞在  
 外者所不知也或曰在室者之色若是其色是所不智若所智也猶白若黑也誰勝是



若其色也若白者必白今也智其色之若白也故智其白也夫名以所明句正所不智句不以所不智句疑所明句若以尺度所不智句長外句親智也句室中句說智也上釋經下問所不知若所知云云以詩不可也出入之言可是不詩則是有可也之入之言不可以當必不審惟謂是霍可而猶之非夫霍也謂彼是是也不可謂者毋惟乎其謂彼猶惟乎其謂則吾謂不行彼若不惟其謂則不行也無南者盧云南當讀如難上下文俱有無難之語有窮則可盡句無窮則不可盡句有窮無窮未可智句則可盡不可盡不可盡疑此三字未可智句人之盈之否未可智句而必人之可盡不可盡亦未可智句而必人之可盡愛也詩人若不盈先窮則人有窮也盡有窮無窮則無窮盡也盡有窮無難不二智其數惡智愛民之盡文也或者遺乎其門也盡問人則盡愛其所問若不智其數而智愛之盡文也無難仁已上釋賈宜則售說在盡云仁愛也義利也愛利此也所愛所利彼也愛利不相為內外句所愛利亦不相為內外句其為仁內也義外也舉愛與所利也是狂舉也已上釋經下不害愛之云云至作顏于一若左目右目入學也以為不知學之無益也故告之也是使智學之無益也是教也以學為無益也教詩焉有不知焉云云論誹誹之不可不可以理之可誹雖多誹其誹是也其理不可非雖少誹非也今也謂多誹者不可是猶以長論短

不誹非已之誹也不非誹非可非也不可非也是不非誹也已上釋經下誹之可物甚長甚短句莫長於是句莫短於是句是之是也非是也者莫甚於是取高下以善不善為度不若山澤處下善於處上下所請上也不是是則是且是焉今是文於是而不於是故是不文是不文則是不文焉今是不文於是而文與是故文與是不文同說也  
已上釋經下取上以求下也云云至末案此文傳寫錯謬句讀難定略以所知据前後文及他篇疏通文義恐多臆見以俟敏求君子更正之  
 新考定經上篇錄為兩截旁讀成文也

- 故所得而後成也 止以久也 體分于兼也
- 必不已也 知材也 平同高也
- 慮求也 同長以舌相盡也 知接也
- 中同長也 恕明也 厚有所大也
- 仁體愛也 日中正南也 義利也
- 直參也 禮敬也 圓一中同長也
- 行為也 方柱隅四謹也 實榮也
- 倍為二也 忠以為利而強低也 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



孝利親也

有間中也

信言合于義也

閒不及旁也

餌自作也

繡間虛也

謂作嘽也

盈莫不有也

廉作非也

堅白不相外也

令不為所作也

櫻相得也

任士損已而益所為也

似有以相櫻有不相櫻也

勇志之所以敢也

次無閒而不櫻也

力形之所以奮也

法所若而然也

生形與知處也

餌所然也

臥知無知也

說所以明也

夢臥而以為然也

攸不可兩不可也

平知無欲惡也

辯爭彼也辯勝當也

利所得而喜也

為窮知而儼于欲也

害所得而惡也

已成亡

治求得也

使謂故

譽明美也

名達類私

誹明惡也

謂移舉加

舉擬實也

知聞說親名實合為

言出舉也

聞傳親

且言然也

見體盡

君臣名通約也

合舌宜必

功利民也

欲舌權利且惡舌權害

賞上報下之功也

為存亡易蕩治化

罪犯禁也

同重體合類

罰上報下之罪也

異二體不合不類同異而俱之于一也同異交得放有無

久彌異時也守彌異也所聞耳之聰也

窮或有前不容尺也

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之察也盡莫不然也

言口之利也

始當時也

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辨也化徵易也

諾不一利用

捐偏去也

服執說巧轉則求其故大益

儼稷祗

法同則觀其同

障易也

法異則觀其宜

動或從也

止因以別道

讀此書旁行正無非

乾隆癸卯三月星衍方自秦北征巡撫公將刻所注墨子札訊星衍云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有似堅白異同之辯其文脫誤難曉自魯勝所稱外書傳頗有引之否星衍過晉問盧學士又抵都問翁洗馬俱未獲報閱數月重讀淮南齊俗訓有云夫蝦



薑為鵠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因悟與經說上化若龜為鵠合又讀列子湯問篇云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其絕也莫絕張湛注云髮甚微脆而至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若其均也寧有絕理言不絕也又云人以為不然自有知其然也湛注云凡人不得理也會自有知此理為然者墨子亦有此說今按經說下有云均髮均縣輕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輕下脫重字均其絕也句均下無也字又列子仲尼篇云影不移者說在改也湛注云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子曰影不移說在改為也今按經下云過件景不從說在改為其文微異而義亦同是知子家多有若說晉時尚能讀此書唐人則不及此也又楊朱篇禽子曰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湛注云禹翟之教忘已而濟物也亦星衍往言墨子夏教之証比復公而是卷已刊成無容注處公然其言因据增重字又命附其說于卷末俟知十君子焉甲辰上巳孫星衍記

墨子卷之十

靈巖山館

墨子卷之十一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校注

大取第四十四 篇中言利之中取大即大取之義也意言聖人厚葬固所以利親盛樂固所以利子而節葬非樂則利尤大也墨者固取此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 言天地之大猶有憾 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人也大人之

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 言不如小人之姑息 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以臧

為其親也而愛之 說文云葬臧也即藏字正文謂葬親 非愛其親也以臧為其親也而利之非利其親也

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欲之 當有非字 愛其子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求之非利其

子也 此辯葬之非利親樂之非利子即節葬非樂之說也 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為是也非非為非

也權正也斷指以存擊也 此挽字正文舊作腫誤說文云擊手擊也揚雄曰擊握也 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 當為者 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遇

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斷指與斷腕 玉篇云腕鳥段切手腕亦作腕案腕腕皆擊字之俗利於

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殺已

以存天下是殺已以利天下於事為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求為之非也害之中取小

求為義非為義也為暴人語天之為是也而性為暴人歌天之為非也諸陳執既有所



爲而我爲之陳執執之所爲因吾所爲也若陳執未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陳執因吾所爲也暴人爲我爲天之以人非爲是也而性不可正而正之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取小也義可厚厚之義可薄薄之謂倫列德行君上老長親戚此皆所厚也爲長厚不爲幼薄親厚親薄薄親至薄不至義厚親不稱行而顧行爲天下厚禹爲禹也爲天下厚愛禹乃爲禹之人愛也厚禹之加於天下言禹之厚德及天下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若惡盜之爲加於天下言盜之惡行及天下而惡盜不加於天下愛人不外已在所愛之中已在所愛加於已倫列之愛已愛人也聖人惡疾病言自重其身不惡危難言爲人則不避艱險正體不動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害也言欲存其身以利人非惡人之以危難害已聖人不爲其室滅之故在於滅言滅富在聖人不得爲子之事聖人之法死亡親爲天下也厚親分也以死亡之體渴與利說文云渴盡也竭負舉也今經典多以有厚薄而母倫列之與利爲已語經厚葬之說竭爲渴此云云者謂盡其利以厚喪也爲自厚其親語其經耳猶云正語經也非白馬焉執駒焉說求之舞說非也漁非必欲天下人如是也故下辨之大之舞大非也案列子仲尼云公西赤曰白馬非白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似與此意同執駒焉說求之舞似當云執駒焉說求之無母即孤犢之論乎漁大三物必具然後足以生臧之愛已非爲愛已之人也厚不外已愛無厚薄

舉已非賢也義利不義害之功爲辯有有於秦馬有有於馬也智來者之馬也愛衆衆也此與下寡也舊俱作世以意改與愛寡也相若兼愛之有相若愛尙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人也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天下之利驩聖人有愛而無利倪日之言也乃客之言也天下無人子墨之言也猶在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非欲之也一本無非欲之三字非殺滅也專殺盜非殺盜也凡學愛人小園之園與大園之園同方至尺之不至也與不至鍾之至不異其不至同者遠近之謂也是璜也說文云璜是玉也意楹非意木也意是楹之木也意指之人也非意人也意獲也乃意禽也志功不可以相從也利人也爲一本其人爲人非爲其人也舊二字倒一本如此有爲也以富人富人也治人有爲鬼焉爲賞譽利一人非爲賞譽利人也亦不至無貴於人智親之一利智同未爲孝也亦不至於智不爲己之利於親也智是之世之有盜也盡愛是世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智其一人之盜也不盡是二人爲二當爲一雖其一人之盜苟不智其所在盡惡其弱也諸聖人所先爲人欲名實名實不必名苟是石也白敗是石也盡與白同是石也唯大不與大同是有便謂焉也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某也焉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諸以居運命者居運言居住或運徙苟人於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



鄉里齊荆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邱室廟者皆是也智與意重同俱絕句具同

連同同類之同同名之同邱同鮒同是之同一本又然之同同根之同有非之異有不

然之異有其異也為其同也為其同也異一曰乃是而然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遷四

曰強子深其深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察次山比因至優指復次察聲端名因請復正

夫辭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聖人之附瀆

也瀆字仁而無利愛利愛生於慮昔者之慮也非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

愛人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

人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之知牆非今日之知牆也貴為天子其利人不厚

於正夫二子事親或遇執或遇凶言歲孰其親也相若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外執無

能厚吾利者藉藏也死而天下害吾持養臧也萬倍吾愛臧也不加厚長人之異短人

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

劍異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木與桃木之木也同諸非以舉量數命

者敗之盡是也故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方之一面非方也方木

之面方木也以放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立辭而不明於其所生忘也今人非道無所

行唯有強股肱而不明於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

類則必困矣故浸淫之辭其類在鼓栗聖人也為天下也其類在于追迷言能追或壽

或卒其利天下也指若言其指其類在譽石疑譽名言聖人有壽有不一曰而百萬生

愛不加厚其類在惡害言意多所愛而不愛二世有厚薄而愛二世相若其類在蛇文

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言愛一人同擇而其類在院下之鼠小仁與大人行厚相若

其類在申凡興利除害也其類在漏雍厚親不稱行而類行其類在江上井不為己之

可學也其類在猶走愛人非為譽也其類在逆旅愛人之親若愛其親其類在官苟兼

愛相若一愛相若一愛相若其類在死也一本

小取第四十五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

略萬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紀理疑比意為以說出故以類取以

類予故取予有諸已不非諸人無諸已不求諸人或也者不盡也假者今不然也假設

未效者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為之法也故中效中法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

辟也者辟同譬說文云譬舉也此字疑衍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授也者曰



子然句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辭之侔一本作也有有所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同句其所以然不必同句其取之也有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句其所以取之不必同句是故辟倖援推之辭譬也倖也援也推也即上四者行而異轉而危句遠而失句流而離本句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不然或一害而一不害或一是一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非也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張湛注列子云白馬論曰馬者命色者非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愛人也方言云命形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愛人也臧復奴婢賤稱也荆淮海岱稷齊之間馬奴曰臧馬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婿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王逸注楚詞云臧為人所賤繫也獲為人所係得也或曰臧守藏者也獲主禽者也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視當為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言使其弟有美容而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人船當為非人木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此所謂辯名實之理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無難盜無難矣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

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故也焉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殺据下當為然一本作然者也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且鬪雞非雞也言人使好鬪雞好雞也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且出門非出門也止且出門止出門也若若是且天非天也壽夭也有命非命也非執有命非命也無難矣此與彼同据上當有類字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罪据上無此字非之無故焉也据上文二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然者也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為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失周愛因為不愛人矣乘馬待周乘馬然後為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為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不乘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居於國則為居國有一宅於國而不為有國桃之實桃也棘之實非棘也問人之病問人也惡人之病非惡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之鬼非祭人也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馬之目盼上之疑當為大則為謂之馬盼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四足也一馬馬也馬或白舊作自以意改者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一非者也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母俞於人乎

子墨子曰我將上大行古愈字只作俞太子墨子曰我將上大行

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大行在河內野王縣北山在今河南懷慶府城北亦名羊腸坂聚作我駕驥與羊子聚太平御覽改將誰說文

古文驅引支驅耕柱子曰將敵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敵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類聚

引作以子墨子曰我亦以子為足以責太平御覽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文

謂聚引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文類聚

之與聾瞽也引聾作盲昔者二字夏后開後漢書注使蜚廉文類聚

俱引蜚採舊作折金於山川山海經云其多金或在山而陶鑄之於昆吾聚後漢

書注文選注俱引作以鑄鼎于昆吾文選注作吳括地志云濮陽縣古昆吾國故城

縣西三十里昆吾臺在縣西百步在顛帝城內周回五十步高二丈即昆吾虛也

是使翁難乙卜於目若之龜舊脫乙字又作白若之龜難乙類聚引作使翁難乙灼

若者周禮云北龜曰若兩雅釋魚云龜左不類右龜曰舊脫龜字聚後漢

不若賈公彥疏禮以為睥睨是目若之說也若順也龜據玉海增鼎成三足而方

玉海三不炊而自烹此言字俗寫玉海引作亨不舉而自臧玉海引不遷而自行太平

引作播說文云掘古文遷少見改之又舊脫乙字又字作人言兆之由無兆之二字

今書又作遷皆傳寫者以少見改之又舊脫乙字又字作人言兆之由無兆之二字

寫括地志云昆吾故城上鄉疑同乙又舊脫乙字又字作人言兆之由無兆之二字

在濮陽縣西三十里尚饗乙又舊脫乙字又字作人言兆之由無兆之二字

海亦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玉海引作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北國為韻

遷三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

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諫豈能智一本作數百歲之後哉文類聚引云此知必

哉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治徒娛縣子

碩問於子墨子曰為義孰為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

欣者欣說文云掀舉出也與欣同然後牆成也為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

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

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說文云燎於此舊二字

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摻火將益之人別有音非也唐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

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義而非夫摻火者之意子墨子舊脫二字曰吾亦是吾意而非

子之意也子墨子游荆耕柱子於楚游謂游揚其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

三子復於子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

未可智知一本作也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曰十金當為後生不敢死猶古人書疏

稱死罪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巫馬子謂子墨子之為義



也人不可見而耶此謂鬼不見而富而子為之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謂臣其一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子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狂疾也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鬪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鬪子夏之徒曰狗豨猶有鬪惡有士而無鬪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豨傷矣哉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譽先舊作大一王是譽槁骨也譬若匠人然智槁木也知而不智生木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今譽先王是譽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譽而不譽非舊脫此字仁也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注引隋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楚文類聚引云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見申徒狄曰賤人強氣則罰至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口楚之明月出於蚌屋五象出於漢澤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良寶也又一引云申徒狄謂周公曰賤人何可薄邪周之靈珪出於土石隋之明月出於蚌屋少豪大豪出於可以富汚澤天下諸侯皆以為寶狄今請退也文各不同當是此和氏之璧上脫文

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謂貴良寶者為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為政於國家人民必衆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為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為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論語作近者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此稱者見翟未嘗輕孔非儒所斥孔子名由其門人小子之過矣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為政者之遠者近也當為而舊者新是一本無哉問所以為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智一本告人以所舊二字智告之故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文選注國語注曰魯陽文子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魯陽公即此人其地在魯山之陽曰地理志云南陽魯陽有魯山師古曰即淮南所云魯陽公與韓戰日反三舍者也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為馬一本有也歲間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童子之為馬足用而勞謂竹馬也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為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為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為馬也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舊脫此字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使管黔漱疑漱游高石子於衛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舊作卿一同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子墨子曰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設我於卿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為狂乎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旦非關叔關即管字假音一本改作管非是辭三公東處



於商蓋商蓋即商奄尚書金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為

義非避毀就譽舊二字倒去之苟道一本如此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

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祿爵則是我為苟

陷一本人長也子墨子說而名子禽子曰姑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

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

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公孟子曰先人有則三而已矣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則三

而已矣子未智人之先有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我豈有罪哉吾反後子墨子曰是

猶三軍北句失後之人求賞也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術同子墨子曰不然人之

其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誅誅疑當為述術誅遂疑皆聲誤下同今也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

者不遂疑當為述月已有善則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今誅而不作是無所異於不好

遂而作者矣吾以為古之善者則誅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意言古之善

而行之今之善者少故須作者欲善之多無異于述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與子舊作之一異我不能兼愛我

愛鄰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

愛我身於吾親以為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

舊二字倒者之拂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邪意將以

告人乎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義一本作吾將以告人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說子一人

欲殺子以利已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已天下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利已一人不

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

者也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

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子墨子曰子之言惡利也若無所利而不言是蕩

口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狗彘此豢字俗寫太平維人當為

但割而和之但割即祖割說文云但湯也从人且不可勝食也舊脫不可二字見人之

作舊作生皆據改餅則還然竊之曰舍余食言捨以不知日月安不足乎或當云明其有竊疾

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楚四竟二字舊作三意之田曠蕪而不可勝辟太平

御覽引云楚四境之田蕪曠不可勝闢魯陽楚縣故云然也評靈數千不可勝下當脫見宋鄭之閒邑則還

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

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曰苟使我和是猶弁其目說文云而祝於禁社也

苟使我皆視豈不繆哉子墨子謂駱滑釐曰我聞子好勇駱滑釐曰然我聞其鄉有勇



士為吾必從而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度謂渡去也今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

墨子卷之十二舊云十三同卷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校注

貴義第四十七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子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子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太平御覽引作謂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自魯即齊二字舊倒過故人之齊遇故人謂子墨子曰四字太平御覽引作故人今天下莫為義子獨自苦而為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為義則子如勸我者也太平御覽引作子宜勸又作子宜勸我何故止我太平御覽引作以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檢史記楚無獻惠王也勸文類聚引作惠王是又案文選注此閒脫文獻惠王以老辭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誠舊作成一據藝文類聚改一本同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為而不用乎藝文類聚引作子又節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藝文類聚引作焉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藝文類聚引作療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藝文類聚引作食



用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為酒醴粢盛案當為齋說文云黍稷在器以祀者盛解同俱从皿亦見周禮也前文皆同此義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為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若君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苟然然後可也盧云此下疑有脫文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為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為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以遷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曰必去六辟嘿則思獸字俗寫必為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從事於義必為聖人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為一箠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為一國之相不能而為之豈不悖

哉子墨子曰今瞽曰鉅者白也

未詳鉅義黔者黑也

說文云黔黎也秦謂民為黔首謂黑色也

雖明目者無以易

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子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苟而讐焉讐即售字正文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為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慎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脩其身則愠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愠也豈不悖哉子墨子曰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為是廢先王之傳也子墨子南遊使衛北堂書抄作使於衛關中載書甚多關中猶云局中關局音相近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百篇本多作讀書百篇釋史同魏文類聚引無書字北堂書抄凡三引兩引無一引有無者是也夕見漆十士漆七字假音今俗作柴魏文類聚引作七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脩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北堂書抄引云相天無事何敢廢乎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鈞均字假音是以書多也今若過



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言苟得其精微

則無用以書為教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

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

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

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當脫人處二字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為不若

畜士之安也子墨子仕人舊脫人字一本有於衛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與我

言而不當後作審曰待女以千盆舊作盆誤古無盆字只作盆或作溢漢書食貨志云黃

四兩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盆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

然則非為其不審也為其寡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今有人於

此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曰義也今為義

之舊作也据太平御覽改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

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也一本脫此字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賈信徒當為雖

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為之今士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為信徒當為

不可勝計然而不為則舊作財一本如此士之計利不若商人之察也子墨子北之齊遇曰者

又選注引遇作過 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事類賦引而先王之色黑不可以北事類

往 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舊脫至淄水不遂五字据史記集解及事類

淄水出今山東益都縣西南顏神鎮東南三十里原山經臨淄縣東北流至壽光縣北入海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

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

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以戊

己殺黃龍于中方此句舊脫据太平御覽增若用子之言則是禁天下之行者也舊脫天字之字

圍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猶舍穫而

攬粟也攬拾也一本作攬非以其言非吾言者太平御覽引其作他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

是也不可毀也太平御覽作石猶不毀也

公孟第四十八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君子共已以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說文云鍾酒器

借為扣則鳴說文云扣牽馬也破擊也讀若扣此假音耳不扣則不鳴子墨子曰是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

其一身也又未知其所謂也若大人行淫暴於國家進而諫則謂之不遜因左右而獻

諫則謂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若大人為政將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



然君子之必以諫然而大人之利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異行雖  
 得大巧之經可行於軍旅之事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  
 土地著稅偽材偽疑當為購說文云此古貨字讀若貴出必見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  
 也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已上申明且子曰君子共已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  
 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謂不扣而鳴邪是子之所謂非  
 君子邪已上申明又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為善人孰不知句譬若良玉處而不出有  
 餘精句譬若美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銜說文云銜行且人莫知一作取也今  
 子徧舊作徧從人而說之何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亂求美女者眾美女雖不出人  
 多求之今求善者寡言好德不不强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星句一行為  
 人筮者與處而不出者其精孰多公孟子曰行為人筮者其精多子墨子曰仁義鈞句  
 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公孟子戴本多作義章甫指忽指忽指即晉字俗  
 用此字舊作忽誤儒服而以見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  
 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說  
 云盾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陸德明周禮音義云食允反又音允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羊之裘

爾雅云韋以帶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太平御覽引  
羊牡詳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  
 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讀如無請舍忽  
舊作忽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若不句一本作將舍忽章甫  
 而後相見然則行果在服也言其意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句然後仁子墨子曰昔  
 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為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為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或不仁也  
言同時之言周公且為天下之聖人關叔為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  
 而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謂節葬節用之屬子之古非古也公孟子謂  
 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為天子其次立為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  
 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為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  
 事鬼愛人節用合焉為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為  
 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為富齒年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齟然在天齟同不可損益又曰  
 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葆言包而去刃舊作亦知是此字  
 改意冠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有舊作無下文改據祥不祥子墨子曰古聖王皆以鬼



神為神明而為禍福能而執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國安也自桀紂以下皆以鬼神為

不神明不能為禍福執無祥不祥是以政亂而國危也故先王之書子亦有之曰下已

君與父母妻後子謂子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

之喪或以不喪之閒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

日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治則為禮樂國治則從事國富則

為禮樂子墨子曰國之治虛云此下脫治治之廢則國之治亦廢國之富也從事故富

也從是廢則國之富亦廢故雖治國勸之無廢猶云勉然後可也今子曰國治則為禮

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噎而穿井也說文云噎飯窒死而求醫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紂幽

厲蕭為聲樂說文云蕭華盛言不顧其民是以身為刑僂國為戾虛者皆從此道也公

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當為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

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為魚罟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為非子之三日之

喪亦非也三日當為三月韓非子顯學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十

日亦當為月云禹制喪三月高誘注淮南子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禮而後漢書注引尸子

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果當為裸說文云袒也謂擻

者不恭也擻當為擻說文云公孟子謂子墨子曰知有賢於人則可謂知乎子墨子曰

愚之知有以賢於人而愚豈可謂知矣哉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子墨子

曰夫嬰兒子之知衆經音義云倉頡篇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

可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于哉子墨子曰問於儒者何

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

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為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舊脫

樂也據上文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

四政焉儒以天舊脫此字為不明以鬼為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

重為棺槨多為衣衾送死若徒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

下又弦歌鼓舞此鼓字與彼從支與鐘習為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為有貧富壽夭治

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為上者行之不必聽治矣為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

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各四政者而我言之則是

毀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聞也言告程子無辭而出子墨子曰

迷之句反後句言惑于此說者坐進復曰鄉者先生之言有可聞當為者焉若先生



之言則是不譽焉不毀桀紂也子墨子曰不然夫應執當為辭稱議而為之敏也厚攻

則厚吾薄攻則薄吾應執辭而稱議是猶荷轅而擊蛾也蛾同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

孔子稱述程子曰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鳥聞

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為之謀必不能易矣烏魚可謂愚矣

禹湯猶云因焉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言孔子之言有必不能易者此下舊有有游於

知能為禍人哉二十七字今據一本移後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強良思慮徇通欲使隨而學子墨子

曰始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同期而責仕於子墨子子墨子舊脫二字

不仕子子亦聞夫魯語乎魯有昆弟五人者舊作亦下同父死本俱作其丁長子嗜酒而不葬

丁四弟曰子與舊作無一本如此我葬當為子沽酒勸於善言而葬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四

弟曰吾末子子酒矣子葬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子不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

也今子為義我亦為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勸子於學有游於子墨

子之門者子墨子曰益學乎對曰吾族人無學者子墨子曰不然夫好美者豈曰吾族

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貴者豈曰我族人莫之欲已上八字舊增故不欲哉覽太平御

視人猶強為之此下舊接為善者富之云云二百六十四字今據夫義天下之大器也

何以視人必當為強為之已上十六字舊脫在則盜何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

子曰先生以鬼為神明知能為禍人哉已上二十七字舊在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下

字為善者富之暴者禍之今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

不明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遠不善而鬼神何遠不明子

亦聞乎匪徒之刑之有刑乎對曰未之得二字舊倒聞也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什子

子能什譽之而一自譽乎對曰不能有人於此百子子能終身譽丁善而子無一乎對曰

不能子墨子曰匿一人者猶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丁多將有厚罪者也何福之求子

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為明能為禍福善者賞之為不善者罰之今先

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

何遠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一門焉則盜何遠

無從舊有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二三子有復於子墨子學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

必量及猶丁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國士戰且扶人猶不可及也今子非國士也豈能成

學又成射哉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曰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子墨子曰不可稱



我言以毀我行愈於亡有人於此翟甚不仁尊天事鬼愛人甚不仁猶愈於亡也今告  
 子言談甚辯言仁義而不吾毀告子毀今移猶愈亡也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  
 勝為仁文選注引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譬猶跛舊作跛據文選注改此企字  
音義云去跛反本或作跛說文云企舉踵也跛足多指二字異以為長隱文選注引作偃隱以為廣言企足以為長仰  
 不可久也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為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  
 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國政子姑亡言子姑子之身亂  
 之矣一本作子姑防子

墨子卷之十二

靈巖山館

墨子卷之十三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校注

魯問第四十九

魯君當是魯陽文君楚縣之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  
 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譬怨行暴失天  
 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為皮幣卑辭令函徧禮四鄰諸侯言非此  
 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願之為願無可為者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伐魯齊  
 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太子以歸於  
 吳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為用是以國為虛戾身為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  
 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為用是以國為虛戾身為刑戮  
 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子墨子見齊大王曰太平御覽  
同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卒字異文作倅讀如倉倅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  
 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  
 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言持刀子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放百姓舊作放非太平御覽引



殺出此今依改正此書觀覽者少故猶存古字如廣雅然也慎勿改亂之孰將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

魯陽文君將攻鄭子墨子聞而止之謂此下當脫魯字陽文君曰今使魯謂魯四境之內大都

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魯陽文君

曰魯四境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

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

天誅丌不至乎魯陽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

父未詳其事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

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

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

豈不悖哉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

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為銘於鍾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二字舊作多亦攻其鄰家殺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糧釋字衣裘亦書之竹帛以為銘於席豆以遺後

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丌可乎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可者未

必然也子墨子為謂魯陽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於此竊

一犬一兔則謂之不仁竊一國一都則以為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謂之黑

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若此舊二字倒一本如此言之謂也魯陽文君語子墨

子曰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橋其國之長子生則鮮一本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

其君君喜則賞其父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子

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魯君之嬖人死魯

君為之誅魯人因說而用之子墨子聞之曰誅者道死人之志也今因說而用之是猶

以來首從服也詳未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類字令之仰

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古影

作景葛洪加三而明刻淮南子有注云古影字或以此為高誘文則非始于葛沅處則

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

諫已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匡字舊闕注云太祖廟諱尚而

無下比句以美善在上而怨讐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感在臣此翟之謂忠臣者也魯君

謂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

可知也或所為賞與舊作與為是也鈞者之恭鈞字俗寫从魚義文類聚引作鈞案玉

篇有鈞字云丁叫切亦作鈞餌取魚出



此墨書如此類字由後人抄寫以意改爲大都出自六朝凡非爲賜也賜字一本作魚

死而子愠是猶欲糶糶讐則愠也售字正豈不費哉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太平御覽引作吳慮

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

曰子之所謂二字舊倒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

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盛句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

籍而以爲得一升粟籍藉字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

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爲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

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盛然後當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

軍既可睹矣翟以爲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

人次當脫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脩故

翟以爲雖不耕而食飢句不織而衣寒句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爲

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

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不舊脫此字教人耕而獨耕者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

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設而攻不義之國鼓已下鼓字而使衆進戰與不鼓而使衆進

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多吳慮曰鼓而進衆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

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

子墨子游公尙過於越公尙過說越王越王大說舊作悅下同此謂公尙過曰先生苟

能使子墨子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越時吳已亡入以封子墨子公尙

過許諾遂爲公尙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

說謂過曰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



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湛說文云熹說也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曰擇務而從事焉子墨子曰出詳未曹公子而於宋三年而反睹子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短从豆聲讀如短蠶羹朝得之則夕弗得祭祀鬼神而以夫子之政句家厚於始也有家厚句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則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季柑肺四字有誤之為欲哉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人若是而求福於有怪之鬼豈可哉魯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唯恐其有賜於已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聖王事鬼神祭而已矣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不如其貧也彭輕生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子墨子曰籍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奴馬駕古字只作奴一本作駕說文無駕字

四隅之輪於此使子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子墨子曰焉在矣來盧云似謂焉在不知來文誤孟山譽王子問曰昔白公之禍執王子問斧鉞鉤要此正字餘文作腰者後改亂之耳直兵當心謂之曰為王則生不為王則死王子問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為也又況於楚國乎遂而不為說文云遂亡也从彳冫聲王逆注楚詞云遂往也義出于此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為不義何故不受王句誅白公句然而反王言何不借王之權以殺白公然後反位于王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子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濟止也雙今綽也祿厚而謫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靳也說文云靳當臍也从革斤聲一本改作勒非言欲馬行而鞭其前所以自困猶使人仕而反來侵我也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函敗楚人公輸子舊有曰字一本無自魯南游楚焉太平御覽引作公始為舟戰之器引作具太平御覽作為鉤強之備退者鉤之進者強之太平御覽引作謂之鉤拒量其鉤強之長而制為之兵楚之兵



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函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鉤  
 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鉤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鉤強賢於子舟戰之鉤強我鉤強我鉤  
 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鉤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狎字以意增狎而不親則速離故  
 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  
 子交相鉤交相強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強賢子舟戰之鉤強公輸子削竹木以為  
 誰成太平御覽而飛之三日不下文選注云案墨子削竹以公輸子自以為至巧子墨  
 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為誰也不如翟太平御覽之為車轄太平御覽須臾劉三寸之木  
 劉鑊字假音太平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韓非  
 御覽引此作豎墨子為木為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為飛墨子曰不如為  
 車輓之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入於歲數今我  
 為為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  
 墨子太巧巧為輓拙為鳶與此異也  
 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為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  
 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為是我予一本子宋也子務為義翟又將與子天下

公輸第五十

公輸盤史記集解後漢書注文選為楚造雲梯之械成張湛列子注云將以攻宋文選  
 注皆引作般廣韻引作班

作必取宋三字太平御覽云尸子墨子聞之起於齊呂氏春秋云行十日十夜而至  
 於郢文選注引云公輸般欲以楚攻宋墨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為子墨子  
 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一本作公輸盤曰吾義  
 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為梯太平御覽將以攻宋宋何罪  
 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  
 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  
 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太平御覽引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  
 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輦而欲竊  
 之舍其錦繡已上十一字舊脫據太平御覽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糠糲  
 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必為竊疾矣太平御覽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  
 方五百里七字舊脫據此猶文軒之與敝輦也太平御覽荆有雲夢犀兕麋鹿  
 滿之太平御覽江漢之魚鼈黿鼉為天下富宋所為無雉兔狐狸者也太平御覽此  
 猶梁肉之與糠糲也荆有長松文梓榿柟豫章說文無榿字玉篇云鼻縣切榿木似豫  
 字指云榿木似豫章尸子作榿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國



策云臣以王吏之攻宋王吏蓋三隻之誤說文云為與此同類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

不得已上十一字舊俱脫太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為我為雲梯必取宋有云宋王曰

公輸子天下之巧士作雲梯設以攻宋易為弗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為城以

取二十三字皆與此異豈此文已為後人所節與案陳孔璋為曹洪與文帝書

裸為械楚謂禪衣曰禪玉篇云禪徒顛切禪衣也禪同又案陳孔璋為曹洪與文帝書

云墨子之守繁帶為垣折公輸盤九設攻城一作宋御覽之太平御覽機變子墨子九距

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圍史記集解引作固一本有餘公輸設守之械墨子

設守之備公輸九攻而墨子九拒之終弗公輸盤詰屈文選注作出而曰吾知所以距

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選注引吾不言有之字楚王問其

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字是可攻也然臣之弟子

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圍之器引國作國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

也楚王曰善哉吾請後漢書注無攻宋云宋城矣引作也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

間中庇守間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眾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眾人知之策及尸子

略同高誘注呂氏春秋慎大篇引此節文

墨子卷之十四

靈巖山館

墨子卷之十四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校注

備城門第五十二 說文云備慎也荀具也經典通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由聖人之言鳳鳥之不出見論 諸侯畔殷周之國爾雅云殷中

也言周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強執弱吾欲守小國為之柰何子墨子曰何攻之守

禽滑釐對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一詩傳云臨臨車也陸德明音義云韓詩云

鉤鉤梯也所以衝三詩傳云衝衝車也說文云輻陷敵車也高誘注淮南子云衝車大

衝突壞之孔穎達詩正義云衝者從甲車被兵所以衝於敵城也又曰衝所以臨敵城

稱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按輻正字衝假音梯四案即埋五一本作湮案當為聖俗

云何休曰上城具堙通典云於城外起土為山乘城而上古謂之土山今謂壘道用生

牛皮作小屋并四面蒙之屋中置運土人以防攻擊者注云即孫子所謂距闔也鑿地

為道行於城下用攻其城往建柱積水穴穴突八空洞九蟻附十同蟻孫子云將

薪於其柱圓而燒之柱折檣部城推水穴穴突八空洞九蟻附十同蟻孫子云將

如蟻緣城殺士也輻輻臨衝城則有雲梯飛樓周遷輿服襍事曰積楹今之輻輻也



雖善盧云此下當有則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不能而君用之

則猶若不可以守也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專用之然後可以守也故凡守城之法備城

門為縣門舊脫門字據沉機長二丈廣八尺為之兩相如句門扇舊作問扇令相

接三寸施土扇上舊土扇作土扇非通典守拒法云無過二寸塹中深丈五廣比扇

院也塹長以力字未為度塹之末為之縣可容一人所容至諸門戶皆令鑿而幕舊作

改下文孔孔舊作攷疑脫各為二幕二一鑿而繫繩長四尺已上縣救車火為烟矢射

火城門上鑿扇上為棧說文云塗之法云門棧以泥厚塗之備火柴草之類貯積泥厚

塗之防火箭飛火持水麻升草盆救之一益也門扇薄植戶植也薄假音字皆鑿半尺一寸

一濠弋弋長二尺說文云弋也見疑疑一寸相去七寸厚塗之以備火城門上所鑿以救門

火者各一垂水垂筮字省文說文火三石以上小大相雜門植關必環鋼言局固之環

以鋼此字金若鐵鑠之說文云鑠也此與鎔音門關再重鑠之以鐵必堅梳關梳字

疑疑關二尺梳關一莧管子假音春秋左封以守印時令人行貌封貌疑及視關人桓

淺深桓表門者皆無得挾斧斤鑿鋸椎已上救車城上二步一渠高誘注淮南子云渠

立程丈三尺冠長十丈辟長六尺二步一荅漢書注云蘇林曰廣九尺表舊作表據前

十二尺前漢書注云晏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程長三二步置連挺舊作挺以意改

也孟子音義云丁徒頂切通典守拒法云長斧長椎各一物槍二十枚周置二步中已

連挺如打禾連枷狀打女牆外上城敵人長斧長椎各一物槍二十枚周置二步中

之法二步一木弩通典守拒法云木弩以黃連桑柘為之弓長一丈二尺徑七必射五

十步以上及多為矢節田以竹箭栝趙據榆可蓋求齊鐵夫播以射衛疑衛字及櫛縱

弩已上木二步積石石重千鈞以上者五百枚後漢書注引作積石百枚重毋百盧云疑

尚脫下字或以亢疾犁此正字漢書注作疾藜非通典守拒法疑藜壁皆可善方疑二步

積筮舊一本作至大一圍長丈二十枚五步一罌盛水有奚奚蠡大容一斗五步積狗屍

五百枚狗屍長三尺喪以弟瓮喪藏丌端堅約七十步積搏大二圍以上長八尺者二

十枚二十五步一竈竈舊脫一竈字據有鐵鑿鑿字假音說文云鑿大釜也一日鼎大

關而東或謂之鬻容石以上者一太平御覽引作容戒以為湯已上積石筮狗及持沙

毋下千石言母下猶三十步置坐候樓通典守拒法有云却敵上建候樓以樓出於堞四

尺說文云堞城上廣三尺廣四尺當云下板周三面密傅之夏蓋丌上五十步一藉車

疑疑即巢車巢藉車必為鐵纂說文云纂軸五十步一井屏當為周垣之高八尺五十步

藉音相近藉車必為鐵纂也纂假音字五十步一井屏當為周垣之高八尺五十步

一方方尚必為關籥守之五十步積薪毋下三百石善蒙塗毋令外火能傷也百步一



櫳椳舊手非起地高五丈三層下廣前面八尺後十三尺丁上稱議衰殺之言稱此而  
 步一木樓樓廣前面九尺高七尺樓勒居垢物疑吻垢疑垢字說文云垢屏牆也又或  
 出城十二尺百步一井井十甕舊作百步再再十以木為繫連水器容四斗到六什者  
 百百步一積雜秆一作杆大二圍以上者五十枚百步為櫓說文云櫓大盾也櫓廣四尺高八尺  
 為衝術百步為幽贖詳未廣三尺高四尺者千二百步一大樓大舊作立據城中廣二丈  
 五尺二太平御覽引云二百步長二丈出樞五尺城上廣三步到四步乃可以為使  
 關俾倪說文云俾倪城上女牆俾倪也杜預注左傳作俾倪衆經音義廣三尺高二尺五  
 寸陞高二尺五廣長各三尺遠廣各六尺城上四隅童異高五尺四尉舍焉已上候樓  
 樓井禱杆櫓幽贖立樓之法城上七尺一渠長丈五狸三尺狸省文去堞五寸夫夫字俱未詳疑即長  
 丈二尺臂長六尺半植一鑿內後長五寸夫兩舊作兩鑿渠夫前端下堞四寸而適狸  
 渠鑿坎覆以瓦冬日以中脫一字馬夫寒皆待命若以瓦為坎城上千步一表長丈棄  
 水者操表搖之五舊衍一字十步一廁與下同說文云之廁者之往也不得操言不得  
 城上三十步一藉車當隊者不用城上五十步一道陞高二尺五寸長十步城上五十  
 步一樓字未劫勇勇必重土舊作土樓百步一外門發樓左右渠之為樓加藉幕舊

慕以棧上出之以救外城上皆毋得有室若他舊作也可依匿者盡除去之城下州道  
 內疑周百步一積藉毋下三千石以上善塗之城上十八一什長通典守拒法云城上  
 步皆將長屬一吏士一帛尉帛同百步一亭高垣丈四尺厚四尺為閨門兩扇說  
 云閨特立之戶上令各可以自閉亭尉尉必取有序言以忠信可任事者已上渠表藉  
 藉什長二舍共一井鑿灰康糝說文云糝穀皮也康或省杯法有灰糠糝糝馬矢拒馬矢  
 舊作夫據太平御覽引云衛城皆收藏皆謹收藏之城上之備渠疑渠音假音字渠  
 灰糖馬矢通典云擲之以昧敵目也皆謹收藏之城上之備渠渠與檐同淮南子泥  
 論云渠檐以守高誘注云渠漸也一日甲藉車行棧行樓到頡臯連槌長斧長椎長茲  
 名國語奉文渠之甲是檐檐所以禦矢也藉車行棧行樓到頡臯連槌長斧長椎長茲  
 疑鍊字通典守拒法距飛衝縣口批屈樓五十步一堞下為爵穴舊作內三尺而一為  
 薪臯二圍長四尺半必有潔當為瓦石重二升以上上疑衍一字城上沙舊作涉下同五  
 十步一積竈置鐵鑼焉舊作錯據上與沙同處木大二圍長丈二尺以上善耿丁本連  
 其本丁舊作下以意改名曰長從五十步三十木橋長三丈毋下五十後使辛疑薪急為壘壁以  
 蓋瓦後之用瓦木罍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盛水且用之五十二者十步而二城  
 四面四隅皆為高磨榭詳未使重室乎字疑子居丁上候適敵字假音史視丁能狀能即  
 說文云態與丁進左右所移處失候斬適人為穴舊作內而來我函使穴師選木匠而



穴之為之且當為

內弩以應之民室杵木瓦石可以蓋城之備者盡舊作蓋上之言民

所有盡不從令者斬昔築皆築七尺一居屬疑錫五步一壘五築有錦說文云錦長斧

柄長八尺十步一長鎌柄長八尺十步一鬪當為長椎柄長六尺頭長尺斧刃兩端三

步下有脫文已上并凡守圍城之法厚以高壕玉篇云壕胡也深以廣樓擗

守備說文玉篇無擗集韻云斯或作擗字繕利薪食足以支舊作交三月以上人眾以

選吏民舊作尺以意改和大臣有功勞於上者多主信以義萬民樂之無窮不然父母

墳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澤之饒足利不然地形之難攻而易守也不然則有深怨於適

而有大功於上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管子九變云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

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則州縣鄉黨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上

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也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

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不然則有

深怨於敵入也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與此

文相似言有此數城下里中家人各葆丁左右前後如城上城小人眾葆離鄉老弱國

中及他舊作也大城寇至度必攻主人先削城編唯勿燒寇在城下時換吏卒署說文

部署有而毋換丁養糧毋得上城寇在城下收舊作收諸益甕耕積之城下耕疑百

步一積積五百城門內不得有室為周官桓吏疑云周四尺為倪此作倪者俗行棧

內閉二關一堞除城場外去池百步牆垣樹木小大盡壞伐舊作代除去之寇所從來

若昵道倭近說文云尼從後近若城場家為扈樓禮記檀弓云毋扈扈陸德立竹箭天

中守天疑堂下為大樓高臨城堂下周散道中應客客待見時召三老左葆官中者與

計事得下脫為之柰何子墨子曰問穴土之守邪備穴者城內為高樓以謹此十四者

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然後城可守十四者無一則雖善者不能守矣守法五十步丈夫

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十人丈夫丁女老城下樓本率一步一人

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圍客舊作客馮面而蛾傳之主人則先之

知二字主人利言主人先知客適客攻以遂同十萬物之眾一本攻無過四隊者上術

廣五十步中術三百步下術五十步諸不盡百五步者主人利而容病廣五百步之隊

大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千皆當凡千人當云四而足以應之此守術之數

也使老小不事者守於城上不當術者城持出必為明填詳未令吏民皆智知之從一人

百人以上持出不操填章從人非丁故人乃疑及丁積填上作章也填章疑印章之屬言

人及有印千人之將以上止之勿令得行行及吏率從之皆斬具以聞於上此守城之

重禁之當為夫姦之所生也不可不審也候望適人適人為變築垣聚土非常者言以



之土若彭有水濁非常者水濁者穴此穴土也急壅城內玉篇云壅同壅穴舊作內亦直  
 見也直當也說文云直正穿井城內五步一井舊作傳城足高地丈五尺言視城足之  
 尺者地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為罌容四十斗以上固順之以薄鞞革即通典所云以  
 穿之也置井中使聽耳者伏罌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內迎之文選注引云若城外  
 口如也鼓也置井中使聽耳者伏罌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內迎之地來攻者宜于城內  
 井以薄城幕罌內井使聽耳者伏罌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內迎之太平御覽引云若城外  
 穿地來攻者宜城中掘井以薄窰內井中使聽聽者伏窰聽之審知穴處鑿內而迎之  
 與此微異通典守拒法云地聽於城內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罌用薄皮裹口而迎之  
 使聽耳者於井中託罌而聽則去城五百步內悉知之審知穴處助鑿迎之云云即其  
 法也令陶者為月明詳未長二尺五寸六圍中判之合而施之內中偃一偃覆一柱之外善  
 周塗丁傳舊作亦傳柱者勿燒柱者勿燒四字柱善塗丁實際也勿令泄兩旁皆如此  
 與穴舊作內俱前下迫地置康若矢舊作疾以丁中康即棟字勿滿矢康長五竇左右  
 俱雜相如也穴內口為竈令如窰說文云窰燒瓦窰也令容七八員艾左右竇皆如此竈  
 用四橐穴且遇舊作愚以頡臯衝之疾鼓橐熏之必令明習舊作翟橐事者勿令離竈  
 口通典守拒法云審知穴處助鑿迎之與外相遇即就以乾艾一石燒令煙出以板於  
 外外密覆穴口勿令煙洩仍用鞞袋鼓之即其遺法所云以板於外密覆穴口勿令  
 連版法也連版以穴高下廣陝為度令穴者與版俱前鑿丁版令容矛舊作子參分丁  
 疏數令可以救竇穴則遇以版舊作板當之以矛救竇勿令塞竇實則塞引舊作弓版

而却此卻字過一竇而塞之鑿丁竇通丁煙煙通疾鼓橐以熏之徒舊作徒穴內聽穴  
 左右急絕丁前勿令得行若集客穴塞之以柴塗令無可燒板也然則穴土舊作內土  
 之攻敗矣斬艾與柴舊作此長尺乃置窰窰中先壘窰壁迎穴為連鑿井傅城足三丈  
 一視外之廣陝而為鑿井慎勿失城卑穴高從穴難二穴字舊俱鑿井城上為三四井  
 內新斷當為井中伏而聽之審之知穴之所在穴而迎之穴且遇為頡臯必以堅杖為  
 夫同跌如足以利斧施之命有力者三人用頡臯衝之灌以不潔十餘石若穢矢趣伏  
 此井中伏舊作狀置艾丁上七分益蓋井口毋令煙上泄旁丁橐口疾鼓之以車輪  
 輶未詳下文作蓋即蓋一束樵梁疑梁麻索塗中以束之鐵鎖當為瑣說文無鎖縣正  
 當寇穴舊作內口鐵鎖長三丈通典守拒法云先為桔槔縣鐵鎖長三丈以上束柴葦  
 上罌聽連版伏艾縣鎮備尤土之法端環一端鉤鼠舊作鼠穴高七尺五寸廣柱間也尺二尺一柱柱下  
 傅鳥張衡西京賦云雕楹玉碣李善注二柱共一員十一兩柱同質磧古字橫員士柱  
 大二圍半必固丁員士無柱與柱交者穴二窰皆為穴月屋疑穴為置吏舍人各一人  
 必置水塞穴門以車兩走即車為蓋蓋省塗丁上以穴高下廣陝為度令人穴中四五  
 尺維置之當穴者客爭伏門舊作內轉而塞之為窰容舊作容三員艾者令丁突



入舊作亦突伏尺一本無此二字伏傳舊作付突一旁以二橐守之勿離穴予舊作內予以鐵

長四尺半大如鐵服說即刃之二矛舊凡矛字作內去實尺邪鑿之上穴當心丁矛長

七尺穴中為環利率穴二鑿井城上俟丁身井且通居版上居同而鑿丁一偏舊作偏

已而移版鑿一偏頡臯為兩夫而旁狸丁植而數鉤其兩端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

半城上為爵穴下堞三尺廣丁外五步一爵穴大容首高者六尺下者三尺疏數自適

為之言視敵而為疏塞外塹去格七尺為縣梁城筵陝不可塹者勿塹城上三十步一

聾竈聾疑入壇莖長五節寇在城下聞鼓音燔莖復鼓內莖爵穴中照外諸藉車皆鐵

什什與錯音近說文云藉車之柱長丈七尺丁狸者四尺夫長三丈以上至三丈五尺

馬頰長二尺八寸試藉車之力而為之困失四分之三在上藉車夫長三尺四二三在

上馬頰在三分中馬頰長二尺八寸夫長二十四尺以下不用治困以大車輪藉車桓

長丈二尺半諸藉車皆鐵什復車者在之寇闔池來闔疑當為衝或為作水甬深四尺

堅幕舊作幕狸之十尺一覆以穴舊作月而待令以木大圍長二尺四分而早鑿之置

炭火丁中而合幕之而以藉車投之為疾犁投長二尺五寸大二圍以上丞弋舊俱作

弋長七寸弋舊作我間六寸刻丁末狗走疑穴之可以出廣七寸長尺八寸蚤長四

寸大耳施之子墨子曰守城之法必數城中之木十人之所舉為十挈五人之所舉為

五挈凡輕重以挈為人數言即以十挈五挈名為薪蕪挈壯者有挈弱者有挈皆稱丁

任凡挈輕重所為吏人各得丁任城中無食則為大殺殺言去城門五步大塹之高地

三丈下地至施賊丁中上為發梁梁橋而機巧之比傳薪土使可道行旁有溝壘母可

踰越而出佻旦疑佻達字旦比適人遂入舊作人引機發梁適人可禽適人恐懼而有

疑心因而離下脫

備高臨第五十三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適同積土為高以臨吾城薪土俱上以為羊黔雜守作羊

器蒙櫓俱前遂屬之城兵弩俱上為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羊黔疑下更有者將之拙

者也足以勞本不足以害城守為臺城以臨羊黔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行城三十尺強

弩之技機藉之奇疑即藉車器口口之然則羊黔之攻敗矣備矣備同臨以連弩之車杖大

方一方一尺長稱城之薄厚兩軸三輪輪居筐中重下上筐左右旁二植左右有衡植

衡植左右皆圓內內徑四寸左右縛弩皆於植以弦鉤弦至於大弦弩臂前後與筐齊

筐高八尺弩軸去下筐三尺五寸連弩機郭同銅一石三十斤引弦鹿長奴弩同筐大三



圍半左右有鉤距方三寸輪厚尺二寸銅距臂博尺四寸厚七寸長六尺橫臂齊筐外  
蚤尺五寸有距博六寸厚三寸長如筐有儀有詘勝即通典可上下為武重一石以材  
大圍五寸矢長十尺以繩口口矢端如如戈射以磨疑此處字卷收舊作牧矢高弩  
臂三尺用弩無數出人六十枚用小矢無留十人主此車遂具寇為高樓以射道城上  
以荅荅即幡也音之緩急說文羅矢通典守拒法云弩臺高下與城等去城百步每臺  
無幡字疑古用荅為之相去亦如之下闕四丈高五丈上闕二丈下建女  
牆臺內通間道安屈勝梯人上便卷收  
中設壇幕置弩手五人備乾糧水火

備梯第五十六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餅省文面目黧黑黎字俗役身給使不敢問欲子  
墨子其甚哀之乃舊作及管酒塊脯當為餽脯寄于大山味菜當為茅蒸坐之以樵禽  
子當云以禽子再拜而嘆子墨子曰亦何欲乎亦當為尔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守道  
子墨子曰姑亡姑亡古有刀術者內不親民外不約治以少聞眾以弱輕強身死國亡  
為天下笑子刀慎之恐為身薑同僵亡強禽子再拜頓首願遂問守道曰敢問客眾而  
勇煙資吾池軍卒並進雲梯既施攻備已具武士又多爭上舊作土据太吾城為之柰  
何池施多子墨子曰問雲梯之口邪雲梯者重器也刀動移甚難守為行城雜樓相見

以環刀中以適廣陝為度環中藉幕舊作慕母廣刀處皮幕處行城之法高城二十尺

上加堞廣十尺左右出巨各二十尺高廣如行城之法為爵穴輝鼠舊作鼠施荅刀外

者視適適同以鼓發之夾而射之重而射披機藉之城上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太平

攻敗矣守為行堞堞高六尺而一等級施劍刀面以機發之衝至則去之不至則施之

爵穴三尺而一蒺藜据備城門投必遂而立以車推引之裾城裾城未詳文與備城傳

傳四字下裾外去城十尺裾厚十尺伐裾備城傳此下小大盡本備城傳作堅斷之以十尺為

一殺殺有一鬲鬲厚十尺殺有兩門門廣五尺裾門一施淺埋勿築令易拔城希裾門

而直築備城傳縣火四尺一鈎櫂五步一竈竈善脫一竈字有鑪炭令適人盡入輝備

火燒門縣火次之出載而立刀廣終隊兩載之間此下舊有載之門三字据備城

一火皆立而持鼓而撚火備城傳云待鼓音而撚待撚字相似即具發之適人除

火而復攻縣火復下適人甚病故引兵而去則令吾死士舊脫士字据左右出穴門擊



遺師猶言令賁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數出兵施伏舊數  
伏作休据夜半城上四面鼓噪說文云諫獲適人必或同有此必破軍殺將以白衣為  
備賊傳改服以號相得若此舊作也則雲梯之攻敗矣

備水第五十八

城內塹外周道廣八步備水謹度四旁高下城地中偏下令耳疑瓦內及下地地深  
穿之令漏泉通典守拒法云如有洩水之處即十步置則瓦井中則同視外水深丈以  
上鑿城內水耳疑瓦並船以為十臨言方舟以為臨三十人人擅弩計四有弓舊作方  
必善善同繕以船為輶輶二十船為一隊選材士有力者三十人共船丁二十人人擅  
有弓舊作方以船為輶輶二十船為一隊選材士有力者三十人共船丁二十人人擅  
食丁父母妻子以為質視水可決以臨輶輶決外隄城上為射機說文云機榦也言矢  
疾佐之通典守拒法云城中速造船一二十隻簡募解舟載者載以弓弩鐵鑊每船載  
卽其遺法

備突第六十一

城百步後漢書注引有一突門突門各為竈竈竈入門四五尺為丁門上瓦屋母令水  
潦能入門中吏主塞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維置突門內使度門廣狹令之  
後漢書注 入門中四五尺置竈後漢書注竈門旁為橐舊作橐下同據後漢書注改又  
引作人 充竈伏柴艾舊伏作狀以意改後寇即入下輔後漢書注而塞之鼓橐而熏之  
當為橐

備穴第六十二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入縛柱施火以壞吾城城壞或中人盧  
此上是問下是 大鋌前長尺考工記云鋌十之注云鋌讀如麥秀鋌之鋌鄭司農云鋌  
若此處有關文 箭足入橐中者也說文云鋌銅鐵槩也陸德明周禮音義  
徒頂 蚤長五寸兩鋌交之置如平不如平不利兌丁兩末兌同穴隊若衝隊必審如攻  
隊之廣狹而令邪舊作雅据穿丁穴令丁廣必夷客隊疏束樹木令足以為柴搏田前  
面樹長丈七尺一以為外面以柴搏從橫施之外面以強塗母令土漏令丁廣厚能任  
三丈五尺之城以上以柴木土稍杜之此杜甘棠也說文有戲字云閉也讀以急為故  
前面之長短豫蚤接之令能任塗足以為堞善塗丁外令母可燒拔也大城丈五為閨  
門說文云閨持立之戶廣四尺為郭門郭門在外為衝以兩木當門鑿丁木維敷上堞  
為斬縣梁醱穿斷城以板橋邪穿外以板次之倚殺如城報城內有傅壤因以內壤為  
外鑿丁開深丈五尺室以樵可燒之以待適同敵令耳屬城為再重樓下鑿城外堞內深



丈五廣丈二樓若令耳皆令有力者主敵善射者主發佐皆廣矢治裾諸延堞高六尺部廣四尺皆為弩簡格簡同轉射機機長六尺狸一尺兩杖合而為之輻輳長二尺中鑿夫之為道臂臂長至桓二十步令一善射之者佐一人皆勿離城上百步一樓樓四植植皆為通鳥下高丈上九尺廣喪各丈六尺皆為寧寧字三十步一突九尺廣十尺高八尺鑿廣三尺表二尺為寧城上為攢火夫長以城高下為度置火丁末城上九尺一弩一戟一椎一斧一艾皆積參石蒺藜渠長丈六尺夫長丈臂長六尺丁狸者三尺樹渠毋傑同貫堞三丈藉莫同長八尺廣七尺丁木也廣五尺中藉苴為之橋索丁端適攻適同令一人下上之勿離城上二十步一藉車當隊者不用此數城上三十步一舊舊唐宋字書無舊字備傳火者必以布麻什革盆十步一柄長八尺什大容二什以上到三十徹裕說文云裕衣物新布長六尺中拙柄長丈十步一必以大繩為箭城上十步一銳舊從允傳寫誤也說文云水甕甕同容三石以上大小相雜盆蠶各二財為卒乾飯人二斗以備陰雨面使積燥處令使守為城內堞外行餐置器備殺殺散沙礫鐵皆為环斗令陶者為薄甕大容一斗以上至二斗即用取三祕合束堅為斗城上隔棧高丈二刻丁一末為閨門閨門兩扇令可以各自閉也救閨池者閨同以

火與爭鼓橐舊作橐馮埴外內以柴為燔靈丁三丈一火耳施之十步一人居柴內弩

急穴穴未得慎毋追言已不謹其凡殺以穴攻者二十步一置穴穴高十尺鑿十尺鑿

如前步下三尺十步擁穴左右橫行高此高字及下高廣各十尺殺俚兩罌深平俚同

城置板丁上冊詳未板以井聽五步一密用掃詳未若松為穴戶戶穴有兩蒺藜皆長極丁

戶戶為環壘石外塹厚即厚字說文云厚古文高七尺加堞丁上勿為陞與石以縣陞上

下出入具鑪橐橐舊俱以牛皮鑪有兩甕以橋鼓之百十橋也每丁熏四十什然炭杜

之然即然滿鑪而蓋之毋令氣出適人疾近五百穴穴高若下不至吾穴即以伯鑿而

求通之穴中與適人遇則皆圍而毋逐且戰北以須鑪火之然也即去而入壅穴殺有

佩隄俱鼠字為之戶及關籥獨順得往來行丁中穴壘之中各一狗狗吠即有人也五

十人攻內為傅士之口受六參約泉繩以牛丁下可提而與投已則穴七人守退壘之

中為大廡一藏穴具丁中難穴取城外池屑木月散之什斬丁穴深到界難近穴為鐵

鉢金與扶林長四尺則自足客即穴也即就亦穴而應之為鐵鉤鉅長四尺者財自足穴

等也纒與穴徹以鉤客穴者為短矛短戟短弩重矢財自足穴徹以鬪以金劍為難長五尺



為盞說文云盞斤盞穿也案經典木尿說文云尿雙木柄也玉篇丑利切尿有慮枚以左容穴戒持罌

容舊作容三十斤以上狸舊作狸穴中丈一以聽穴者聲為穴高八尺廣善為傳置具

全牛交橐疑菱皮及埒詳未衛穴二蓋陳霍鄭君注公食大夫禮云霍豆葉也說文及艾

穴徹熏之以斧金為斫屎長三尺衛穴四為壘衛穴四十屬四為斤斧鋸鑿鑿說文云

財自足以燭穴中蓋持醜詳未客即熏以救目救目分方鑿穴鑿即以益盛醜置穴中文

盆毋少四斗即熏以自臨醜上及以泔玉篇云泔大目已無善本可校

備蛾傅第六十三蛾同蠹說文云蠹蚘蚘也蚘羅也又云蛾蠶化飛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強弱遂以傅城後上先斷以為涪程涪程為韻斬城為基

掘下為室前上舊作止以意改不止後射既疾室疾為之奈何子墨子曰子問蛾傅之守邪蛾

傅者將之忍者也守為行臨射之校機藉之擢之太汜迫之燒苔覆之沙石雨之然則

蛾傅之攻敗矣備蛾傅為縣脾疑脾以木板厚二寸前後三尺旁廣五尺高五尺而折

為下磨車轉徑尺六寸令一人操二丈四方疑牙刃其兩端居縣脾中以鐵鑲說文無

鑲與瑣皆無鎖鑰之義古字少故借音用之敷縣二脾上衡為之機令有力四人上下之勿難施縣脾大數

二十步一攻隊所在六步一為壘當為苔廣從丈各二尺以木為上衡以麻索大徧之

染其索塗中為鐵鑲玉篇云鑲俗鉤其兩端之縣容則蛾傅城燒苔以覆之連篋義未

抄大皆救之以車兩走軸閒廣大以圍犯之蝕其兩端蝕未詳廣雅有蝕字云以束

輪徧徧塗其上室中以榆若蒸以棘為旁命曰火粹一曰傳湯以當隊容則乘隊燒傳

湯斬維而下之令勇士隨而擊之以為勇士前行城上輒塞壞城城下足為下說鑊找

長五尺找未大圍半以上圍疑皆刻其末為五行行閒廣三尺狸三尺大耳樹之為連

及長五尺大十尺舊俱从手長二尺大六寸索長二尺椎柄長六尺首長尺五寸斧

柄長六尺刃必利皆葬詳未其一後苔廣丈二尺口口丈六尺垂前衡四寸兩端接尺相

覆勿令魚鱗三著其後行中央木繩一長二丈六尺苔樓不會者以牒塞數暴乾說文

也苔為格令風上下堞惡疑壞者先狸木十尺一枚一節壞斫植以押慮盧薄於木唐

周長安三年石刻云爰雕爰鄧即斲字慮字衍文盧薄說文云盧柱上表八尺廣七寸經尺一數施一擊而下

之為上下鈔說文云鈔兩刀雷也或从金或从手同鐸鐸蓋也胡瓜切而斫之經一鈞禾樓羅石縣苔植內母

植外杜格狸四尺高者十尺木長短相雜兌其上而外內厚塗之為前行行棧縣苔隅

為樓樓必曲裏土五步一母其二十晶晶字爵穴十尺一下壞三尺廣其外轉脯城上脯

經川堂叢書

墨子十四

十一



傳樓及散與池革盆若轉攻卒擊其後煖失治車革火凡殺蛾傳而攻者之法置薄城  
字薄疑即薄字去城十尺薄厚十尺伐操當為之法大小盡木斷之以十尺為斷離而  
深狸堅築之母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有填是方言云燒火虞望也郭璞注云今云烽火厚  
十尺備梯云殺有一殺有兩門門舊脫一門字廣五步備梯作尺薄門板梯狸之勿舊脫此  
梯增築令易拔城上希薄門而置搗縣火四尺一椅備梯作五步一竈竈門有爐炭傳令  
敵人盡入舊作人軍火燒門縣火次之出舊脫此字據備梯增載而立其廣終隊兩載之間一火  
皆立而待舊作侍鼓音而燃即俱發之敵人辟火而復攻縣火復下敵人甚病敵引哭  
而去舊作榆音之謂據備則令吾死士左右出穴門擊遺師令黃士主將皆聽城鼓之  
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將施伏夜半而城上四面鼓噪敵人舊作之據  
必或與或破軍殺將以白舊脫此字衣為服以號相得

墨子卷之十四

靈巖山館

墨子卷之十五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總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校注

迎敵祠第六十八

敵以東方來迎之東壇壇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長八尺者八  
弩八八發而止將服必青其牲以雞敵以南方來迎之南壇壇高七尺堂密七年七十  
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長七尺者七弩七七發而止將服必赤其牲以狗敵以西方來  
迎之西壇壇高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長九尺者九弩九九發而  
止將服必白其牲以羊敵以北方來迎之北壇壇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  
黑旗黑神長六尺者六弩六六發而止將服必黑其牲以鏡已上與黃帝兵法從外宅  
諸名大祠靈巫或禱焉給禱牲凡望氣有大將氣有小將氣有往氣有來氣有敗氣其  
法存通典兵風能得明此者可知成敗吉凶舉巫醫卜有所長具藥官之善為舍巫必  
雲氣候禱占也近公社必敬神之巫卜以請守守獨智同巫卜望之氣請而已言望氣之請唯其出入  
為流言驚駭恐吏民謹微察之斷罪不赦望氣舍近守官牧賢大夫及有方技者若工  
弟之舉屠酤者置廚給事弟之言次第居之古凡守城之法縣師受事出葆循溝防築



薦通塗脩城百官共財百工即事司馬視城脩卒伍設守門三人掌右閤二人掌左閤  
 四人掌閉百甲坐之城上步一甲一戟其贊三人五步有五長十步有什長百步有百  
 長旁有大率中有大將皆有司吏卒長城上當階有司守之移中中處澤急而奏之  
 中者擇急事奏之澤當為擇士皆有職城之外矢之所還壞其牆無以為客菌三十里之內薪蒸水  
 皆入內狗斃豚鷄食其完肉字異文廣韻云肉俗作完斂其骸以為醢腹病者以起城之內薪蒸廬  
 室矢之所還皆為之涂菌令命昏緯狗纂馬擊緯靜夜聞鼓聲而諺諺字異文所以闔客之  
 氣也闔過也所以固民之意也故時諺則民不疾矣祝史乃告於四望山川社稷先於戎  
 乃退公素服誓于太廟曰其人為不道不脩義詳詳同唯乃是王曰子必懷亡爾社稷滅  
 爾百姓二參子尚夜自厦當為厦以勤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各死而守左右既誓公乃  
 退食舍於中太廟之右祝史舍于社百官具御乃斗疑刀鼓于門右門舊作問置旂左  
 置旌于隅練名射參發告勝五兵咸備乃下出挨當為挨升望我郊乃命鼓俄升役司馬  
 射自門右蓬矢射之茅參發弓弩繼之校自門左先以揮木石繼之祝史宗人告社覆  
 之以甌

旗幟第六十九

說文云旗熊旗五游以象罰星士卒以為期釋名云熊虎為旗軍將所建象其猛如虎與衆期其下也幟當為織詩織文鳥章傳云徽織

也陸德明音義音志云又尺志反又作識案漢書亦作志而無从巾字

守城之法木為蒼旗火為赤旗薪樵為黃旗石為白旗北堂書抄引作金水為黑旗食

為菌旗死士為倉英之旗竟士猶云為雩旗虎字多卒為雙兔之旗五尺男子為童旗

女子為梯末之旗弩為狗旗戟為荏旗北堂書抄引作林旗劔盾為羽旗車為龍旗舊作龍據北

與被作騎為鳥旗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為旗城上舉旗備具之官致財

物之足而下旗凡守城之法石有積樵薪有積菅茅有積藿葦有積木有積炭有積沙

有積松柏有積蓬艾有積麻脂有積金鐵有積粟米有積井竈有處通典守拒法云城

八旗若須木櫟拯板舉蒼旗須灰炭稗鐵舉赤旗須楠木樵葦舉黃旗須沙石甄瓦舉

白旗須水湯不潔舉黑旗須戰士銳卒舉熊旗須戈戟弓矢刀劍舉鷲旗須皮鹽麻

鏢鏃鏃斧擊舉雙兔城上舉旗言居其五兵各有旗節各有辨法令各有貞

輕重分數各有請主慎道路者有經亭尉各為幟竿長二丈五帛長丈五廣半幅太平

引云凡幟帛長舊作者大寇傳攻前池外廉城上當隊鼓三舉一幟到水中周鼓

四舉二幟到藩鼓五舉三幟到馮垣鼓六舉四幟到女垣鼓七舉五幟到大舊作六以

城鼓八舉六幟乘大城半以上鼓無休夜以火如此數寇卻解輒部幟如進數言數如

寇去始解輒部署幟如前也而無鼓城為隆長五十尺四面四門將長四十尺其次三十尺其次二



十五尺其次二十尺其次十五尺高無下四十五尺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上城下

吏卒置之肩舊作肩據禮說改於左肩中軍置之臂此俗字當

一三每鼓三十擊之諸有鼓之吏謹以次應之當應鼓而不應不當應而不應鼓主者

斬言罪其道廣三十步於城下夾階者各二其井置鐵確於道之外說文云確為屏三

十步而為之園高丈為民困垣高十二尺以上巷術周道者必舊作心為之門門二人

守之非有信符勿行不從令者斬城中吏卒民男女皆荷異衣章微令男女可知諸守

性格者三出却玉篇云卻字之俗適守以令召賜食前矛舊作子以意改大旗署百戶邑若他人財物

建旗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性格內廣二十五步外廣十步表以地形為度斬

卒中教解前後左右卒勞者更修之

號令第七十

安國之道道任地始地得其任則功成地不得其任則勞而無功人亦如此備不先具

者無以安主吏卒民多心不一者皆在其將長諸行賞罰及有治者必出於公舊作功

此王數使人行勞賜守邊城關塞備蠻夷之勞苦者舉其守率之財用有餘不足地形

之當守邊者其器備常多者邊縣邑視其樹木惡則少用田不辟音字少食無大屋草

蓋少用桑言無大屋之處當留桑以為蔭一本作桑非多財民好食為內牒說文云牒札也內行棧置器備其上城

上吏卒養皆為舍道內各當其隔部養什二人為符者曰養吏一人辨護諸門辨即今

文門者及有守禁者皆無令無事者得稽稽留心其旁心當為必或稽字不從令者戮敵人

但至千丈之城千當為十必郭近之當為迎之主人利不盡千丈者勿迎也視敵之居曲言所居

眾少而應之此守城之大體也其不在此中者皆心術與人事參之凡守城者以函傷

敵為上言并禦傷敵其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明於守者也不能此句乃能守城守城之法

敵去邑百里以上城將如今當為令盡召五官及百長以富人重室之親舍之官符謹令

信人守衛之謹密為故乃傳言守符謹密必有故乃傳用也城守將營無下三百人四面四門之將必

選擇之有功勞之臣及死事之後重者從卒各百人門將并守他門他門舊脫此字

上必夾為高樓使善射者居焉女郭馮垣一人一人守之使重字子言重家之字五十

步一擊因城中里為八部部一吏吏各從四人以行衝術衝當為衝說文云通道也春秋傳曰及衝以擊之及

里中里中父老小不舉守之事及會計者分里以為四部部一長以苛往來不以時行

行而有他異者以得其姦吏從卒四人以上有分者大將必與為信符大將使人行守

操信符信不合及號不相應者伯長以上輒止之以聞大將告大將當止不止及從吏卒



縱之皆斬諸有罪自死罪上皆還父母妻子同產諸男女有守於城上者什六弩四兵

丁女子老少人一矛卒有驚事中軍疾擊鼓者三城上道路里中巷街皆無得行者

斬女子到大軍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無並行皆就其守不從令者斬離守者三

日而一徇常為徇衆經音義云三倉徇徧也而所以備姦也里与皆守當為與守皆宿里門吏行其部至

里門与與開門內吏與行父老之守及窮巷閒無人之處姦民之所謀為外心罪車裂

說文云斬截也从車从斤斬法車裂也与與父老及吏主部者不得皆斬得之舊脫得字据下文增除又賞之黃金

人二鎰大將使使人行守長夜五循行短夜三循行四面之吏亦皆自行其守如大將

之行不從令者斬諸竈必為屏舊必作火屏作井据藝文類聚改火突高火藝文類聚引作心突或突字說文云突竈突突从宀从

火从求省玉篇有突字徒忽切云竈突魯仲連子竈而五突也出屋四尺慎無敢失

火今江浙人家有高牆出屋如屏云以障火是其遺制失火者斬其端失火言因事端以害人若今律故犯以為事者車裂伍人

不得斬舉罪之得之除救火者無敢謹謹說文云謹謹轉注及離守絕巷救火者斬絕言其

舌及父老有守此巷中部吏皆得救之部吏据下移函令人謁之大將大將使信人

將左右救之部吏失不言者斬諸女子有死罪及坐失火皆無有所失逮其以火為亂

事者如法圍城之重禁敵人卒而至嚴令吏民無敢謹囂三最並行相視坐泣流涕若

視舉手相探相指相呼相麾舊作歷以意改相踵相投相擊相靡以身及衣訟駁言語說文云駁駁如

馬駁馬色不純据此義當為駁及非令也而視敵動移者斬伍人不得斬得之除伍人踰城歸敵伍人

不得斬與伯歸敵隊吏斬與吏歸敵隊將斬歸敵者父母妻子同產皆車裂先覺之除

當術說文云術邑中道也需敵離地言離其所斬伍人不得斬得之除其疾鬪却敵於術敵下終不能

復上疾鬪者隊二人賜上奉玉篇云俸房用切俸祿也此作奉古字而勝圍城周里以上封城將三十里

地為關內侯韓非子顯學云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史記春申君列傳黃歇上書云韓必為關內之侯又云魏亦關內侯則戰國時有關內侯也

輔將如今賜上卿丞及吏比於丞者賜爵五大夫官吏豪傑與計堅守者二字舊倒十

人及城上吏比五官者皆賜公乘男子有守者爵人二級女子賜錢五千男女老小先

分守者人賜錢千復之三歲無有所與不租稅此所以勸吏民堅守勝圍也吏卒侍大

門中者曹無過二人說文云曹獄之兩替也在廷東从棘治事者从日案即兩造造曹音近而蜀志林瓊曰古者名夏職不言曹始自漢以來名夏盡言

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非也勇敢為前行伍坐令各知其左右前後擅離署戮門尉畫三閱之莫

云莫日且冥也鼓擊門閉一閱守時令人參之上逋者名鋪食此鋪食字義當作舖說文云舖日加申時食也皆於署

不得外食守必謹微察視謁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志意顏色使令言語之請及

上飲食必令人嘗皆非請也擊而請故守有所不說謁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守



曰斷之衝之若縛之不如令及後縛者皆斷必時素誠之諸門下朝夕立若坐各令以  
 年少長相次旦夕就位先佑有功有能佑舊作佑非此其餘皆以次立五日官各上喜  
 戲居處不莊好侵侮人者一諸人士外使者來必令舊作合有以執將出而還  
 若行縣必使信人先戒舍室乃出迎門守乃入舍為入下者常司上之同字隨而行松  
 上不隨下必須□□隨客卒守主人及以為守衛主人亦守客卒城中戍卒其邑或以  
 下寇謹備之數錄其署同邑者勿令共所守與階門吏為符符合人勞符不合牧守言  
 若城上者衣服他不如令者宿鼓在守大門中莫令騎若使者操節閉城者皆以執龜  
 昏鼓十諸門亭皆閉之行者斷必擊問行故乃行其罪晨見掌文鼓縱行者諸城門  
 吏各入請籥開門已輒復上籥有符節不用此令寇至樓鼓五有周鼓雜小鼓乃應之  
 小鼓五後從軍斷命必足畏賞必足利令必行令出輒入隨省其可行不行號句夕有  
 號句失號斷句為守備程而署之曰某程置署街衢階若門令往來者皆視而放諸  
 吏卒民有謀殺傷其將長者與謀反同罪有能捕告賜黃金二十斤謹罪非其分職而  
 擅之取若非其所當治而擅治為之斷諸吏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他部界輒收舊作  
 改意以屬都司空若候候以聞守不收而擅縱之斷能捕得謀反賣城踰城敵者一人當

歸敵脫歸字以令為除死罪二人城旦四人反城事父母去者去者之父母妻子悉舉民室  
 材木凡若藺石數署長短小大當舉不舉吏有罪諸卒民居城上者各葆其左右左右  
 有罪而不智也智同其次伍有罪若能身捕罪人若告之吏皆構之若非伍而先知他  
 伍之罪皆倍其構賞城外令任城內守任令丞尉亡得入當滿十人以上令丞尉奪爵  
 各二級百人以上令丞尉免以卒戍諸取當者必取寇虜乃聽之募民欲財物粟米以  
 貿易凡器者卒以賈予邑人知識昆弟有罪雖不在縣中而欲為贖若以粟米錢金布  
 帛他財物免出者令許之傳言者十步一人稽留言及乏傳者斷諸可以便事者函以  
 疏傳言守吏卒民欲言事者函為傳言請之吏稽留不言諸者斷諸當各上其縣中  
 豪傑若謀士居大夫其大夫之家居者重厚口數多少重厚言官府城下吏卒民家前後左右  
 相傳保火火發自燔燔曼延燔人燔人斷諸以眾疆凌弱少及疆姦人婦女玉篇  
 同姦俗以謹謹者皆斷諸城門若亭謹候視往來行者符符傳疑若無符皆詣縣延言請  
 問其所使其有符傳者善舍官府其有知識兄弟欲見之為名勿令里巷中三老守問  
 令厲繕夫為荅若他以事者微者不得入里中三老不得入家人傳令里中有以羽羽  
 在三所差家人各令其官中失令若稽留令者斷家有守者治食吏卒民無符節而擅



入里巷官府吏三老守閭者失苛止言不訶止之舊皆斷諸盜守器械財物及相盜者

直一錢以上皆斷吏卒民各自大書於傑著之其署同守案其署擅入者斷城上日壹

發席蓐令相錯發有匿不言人所挾藏在禁中者斷吏卒民死者輒名其人與次司空

葬之勿令得坐泣傷甚者令歸治病家善養予醫給藥賜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數行

間視病有瘳說文云瘳疾瘳也輒造事上詐為自賊傷以辟事者辟同避言詐為廢疾以避事族之事已守

使吏身行死傷臨尸而悲哀之寇去事已塞禱塞即賽正文守以令益疑此字邑中豪傑力闕

諸有功者必身行死傷者家以弔哀之身見死事之後城圍罷主函發使者往勞舉有

功及死傷者數使爵祿守身尊寵明白貴之令其怨結於敵城上卒若吏各保其左右

若欲以城為外謀者父母妻子同產皆斷左右知不捕告皆與同罪城下里舊作理中

家人皆相葆若城上之數有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及他伍捕告

者封之二千家之邑城禁使卒民不欲寇微職和旌者斷不從令者斷非擅出令者斷

失令者斷倚戟縣不城上下不與眾等者斷無應而妄謹呼者斷總失者斷警客內毀

者斷言稱敵而自毀以其惑眾離署而聚語者斷聞城鼓聲而伍後上署者斷人自大書版著之其

署隔舊作鄙守必自謀其先後非其署而妄入之者斷離署左右共入他署左右不捕

挾私書行請謁及為行書者釋守事而治私家事卒民相盜家室嬰兒皆斷無赦人舉

而藉之無符節而橫行軍中者斷客在城下因數易其署而無易其養譽敵少以為眾

亂以為治敵攻拙以為巧者斷客主人無得相與言及相藉客射以書無得譽外示內

以善無得應不從令者皆斷禁無得舉矢書若以書射寇犯令者父母妻子皆斷身梟

城上說文云梟到首也賈侍中說此斷首到縣梟字今多用梟者說文云梟从鳥頭在木上義亦通有能捕告之者賞之黃金二十斤

非時而行者唯守及摻太守之節而使者史記趙世家云孝成王令趙勝告馮亭曰敵國君使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

封縣令正義云爾時未合言太守至漢景帝始加太守此言太衍字沉案此書亦云太

守則先秦時已有此官張守節言衍字非也摻即操異文廣雅云摻操也以為二字非

言行不以時唯守者及操節人可餘皆禁之守人臨城必謹問父老吏大夫請有怨仇讎不相解者召其人

明白為之解之守必自異其人而藉之孤舊作狐以意改之有以私怨害城若吏事者父母妻

子皆斷其以城為外謀者三族史記云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然家語云宰子與田常之亂夷三族楚世家云銷人曰新王法有敢

饜王從王者罪及三族酈吏列傳云光祿徐自有能得若捕告者以其所守邑小大封

為曰古有三族則知三族是古軍法非始于秦

之守還授其印尊寵官之令吏大夫及卒民皆明知之豪傑之外多交諸侯者常請之

令上通知之善屬之所居之吏上數選具之令無得擅出入連質之術鄉長者父老豪

傑之親戚父母妻子必尊寵之若貧人食不能自給食者上食之及勇士父母親戚妻



子皆時酒肉必敬之舍之必近太守守樓臨質宮而善周質宮言質人妻子之處守樓

古者貴賤皆謂之官必密塗樓令下無見上上見下下無知上有人無人守之所親舉吏貞廉忠

信無害可任事者其飲食酒肉勿禁錢金布帛財物各自守之慎勿相盜葆宮之牆必

三重牆之垣守者皆累瓦釜牆上門有吏主者門里筦閉必須太守之節葆衛必取成

卒有重厚者請擇吏之忠信者無害可任事者令將衛自築十尺之垣周還牆門闈者

非令衛司馬門望氣者舍必近太守巫舍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祝吏與望氣者必以

善言告民以請報守上守獨知其請而已言望氣縱有不善而必以實告守耳無與望氣妄為不

善言驚恐民斷勿赦度食不足食民各自占家五種石升數為期其在尊害吏與雜皆

期盡匿不占占悉令吏卒款得皆斷有能捕告賜什三牧粟米布錢金出內畜產皆為

平直其賈與主人券書之事已皆各以其賈倍償之古償只作賞此俗寫又用其賈貴賤多少賜

爵欲為吏者許之其不欲為吏而欲以受賜賞爵祿若贖士親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許

之其受構賞者令葆官見以與其親欲以復佐上者皆倍其爵賞某縣某里某子家食

口二人積粟六百石某里某子家食口十人積粟百石出粟米有期日過期不出者王

公有之有能得若告之賞之什三慎無令民知吾粟米多少守入城先以候為始得輒

宮養之勿令知吾守衛之備候者為異宮父母妻子皆同其宮賜衣食酒肉信吏善待

之候來若復就閒守宮三難外環隅為之樓內環為樓樓入葆宮丈五尺為復道葆不

得有室三日一發席蓐略視之布茅宮中厚三尺以上發候必使鄉邑忠信善重士有

親戚妻子厚奉資之必重發候為養其親若妻子為異舍無與員同所給食之酒肉遣

他候奉資之如前候反相參審信厚賜之候三發三信重賜之不欲受賜而欲為吏者

許之二百石之吏守珮授之印佩字俗寫其不欲為吏而欲受構賞祿皆如前有能入深

至主國者問之審信賞之倍他候其不欲受賞而欲為利者許之三石之候扞士受賞

賜者守必身自致之其親之其親之所見其見守之任其欲復以佐上者其構賞爵祿

罪人倍之士候無過十里居高便所樹表表三人守之北至城者三表與城上烽燧相

望說文云燧燧表候也邊有警則舉火燧燧上亭守燧火者燧篆文省漢書注云孟康

曰燧如覆米箕縣著契鼻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即燔然之也此二字省文

晝則舉烽夜則舉火聞寇所從來審知寇形必攻論小城不自守通者盡葆其老弱粟

米畜產遣卒候者無過五十人客至堞去之慎無厭建候者曹無過三百人日暮出之

據上文暮當為莫為微職即微織微當為微說文云微織也以絳帛著於背從巾微省聲春秋

職如燕尾亦即微也說文空隊要塞之人所往來者令可口迹者無下里三人平而迹



各立其表城上應之候出越陳表遮坐郭門之外內立其表令卒之少居門內令其少

多無知可也卽舊作節以意改有驚見寇越說文云越度也陳表城上以麾指之麾卽摩字異

從麾所指望舉一垂入竟舉二垂狎郭狎近舉三垂入疑脫舉四垂狎城舉五垂夜以火

皆如此去郭百步牆垣樹木小大盡伐除之外空井盡窒之無可得汲也外空窒盡發

之木盡伐之諸可以攻城者盡內城中令其人各有以記之事以各其記取之事爲之

券各當爲名書其枚數當遂枚木不能盡遂同內既燒之無令容得而用之人自大書版著

之其署忠有司出其所治則從淫之法其罪射謂貫務色謾舌淫囂不靜當路尼衆尼

舍事言舍後就路言踰時不寧其罪射謹囂賊衆賊字異文周禮云鼓皆賊陸德明

又大僕戒鼓鄭君注云故書音義云本亦作駭胡楷反李一音亥其罪殺非上不諫次主凶言其罪殺無敢有樂器弊驂軍

中句有則其罪射非有司之令無敢有車馳人趨有則其罪射無敢散牛馬軍中有則

其罪射飲食不時其罪射無敢歌哭於軍中有則其罪射令各執罰盡殺有司見有罪

而不誅同罰若或逃之亦殺凡將率鬪其衆失法殺凡有司不使去卒吏民間誓令伐

之服罪凡戮人於市死上目行謁者侍令門外爲二曹夾門坐鋪食更無空門下謁者

一長守數令人中視其亡者以督門尉與其官長及亡者入中報四人夾令門內坐二

人夾散門外坐客見持兵立前鋪食更上侍者民守室下高樓候者望見乘車若騎卒

道外來者及城中非常者輒言之守守以順城上候城門及邑吏來告其事者以驗之

樓下人受候者言以報守言傳中涓二人夾散門內坐門常閉鋪食更中涓一長者環

守宮之術衢置屯道各垣其兩旁高丈爲埤隄隄當立初雞足置夾挾視葆食而札書

得必謹案視參食者節不法正請之屯陳垣外術衢街皆樓高臨里中樓一鼓鼙鼃卽

有物故鼓吏至而正夜以火指鼓所城下五十步一廁廁與上同園請有罪過而可無

斷者令杼廁利之杼言罰之守廁

禠守第七十一

禽子問曰客衆而勇輕意見威以駭主人薪土俱上以爲羊玲積土爲高以臨民句脫

蒙櫓俱前遂屬之城民城兵弩俱上爲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羊玲守狎羊玲者攻之

拙者也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羊玲之政遠攻則遠害近城則近害不至城句脫矢石

無休左右趣射蘭爲柱後後望以固句脫厲吾銳卒慎無使顧守者重下攻者輕去

舊作云以意改固顧去爲韻養勇高奮民心百倍多執數少卒舊脫此字乃不殆倍殆作士不休不



能禁禦遂屬之城以禦雲梯之法應之凡待煙同衝雲梯臨之法必應城以禦之曰不足則以木棹之左百步右百步繫下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選購銳卒慎無使顧賞審行罰以靜為故從之以急無使生舊作主慮患慮高憤說文云患恨也五尺其埋舊作埋者三尺矢長丈二尺渠廣丈六尺其弟丈二尺渠之垂者四尺樹渠無傳葉五寸葉即梯渠十丈一梯渠答大數里二百五十八渠答百二十九諸外道可要塞以難寇其甚害者為築三亭三亭隅織女之當云織如之令能相救諸距舊作距阜山林溝瀆邱陵阡陌右只為郭門若閭術可要塞及為微職織同可以迹知往來者少多及所伏藏之處葆民先舉城中官府民宅室署大小調處葆者或欲從兄弟知者許之外宅粟米畜產財物諸可以佐城者送入城中事即急則使積門內候無過五十寇至隨棄舊作葉去唯奔速民獻粟米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皆為置平賈與主券書之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當長當鈞其分職天下事得職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備喜備弱有數天下事具矣數具築郵亭者圍之高三丈以上令侍殺為辟梯辟即梯兩臂長三尺連門三尺報以繩連之槩再雜為縣梁聳竈亭一鼓寇烽驚烽亂烽傳火以次應

之至主國止舊作正其事急者引而上下之烽火以舉輒五鼓傳又以火舊作又屬之言寇所從來者少多且弁還去來屬次烽勿罷望見寇舉一烽火入境號令篇舉二烽射妻當是女舉三烽藍郭會藍爾聲相近言舉四烽二藍城會舉五烽五藍夜以火如此數句守烽者事急日暮出之令皆為微職距阜山林皆令可以迹平明而迹無迹各立其表下城之應候出置田表斤坐郭內外立旗幟卒半在內令多少無可知即有驚舉孔表見寇舉收表城上以麾指之斤步鼓整旗旗以備戰從麾所止田者男子以戰備從斥女子函走入即見放到傳到城正守表者三人更立捶表而望守數令騎若吏行宥視有以知為所為其曹一鼓望見寇鼓傳到城止升食擬斗終歲三十六石參食終歲二十四石食終歲十八石五食終歲十四石盧云疑十四石五升六食終歲十二石升食食五升參食食參升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一升六食食一升大半日再食救死之時日二升者二十日日三升者三十日日四升者四十日如是而民免於九十日之約矣寇近函收諸雜鄉金器若銅鐵及他可以左守事者先舉縣官室居官府不急者材之大小長短及凡數即急先發寇薄發屋伐木雖有請謁勿聽入柴勿積魚鱗簪疑淮字假音讀若高誘注南子積柴之聚當隊令易取也材木不能盡入者燔之無令寇得用之積木各以



長短大小惡美形相從城四面外各積其內諸木大者皆以為關鼻言為之紐令事急可曳乃積聚之城守司馬以上父母昆弟妻子有質在主所乃可以堅守署都司空大城四人候二人縣候面一亭尉次司空亭一人吏侍守所者財足廉信言厚祿足以養其廉信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宮中者乃得為侍吏諸吏必有質乃得任事守大門者二人夾門而立令行者趣其外各四戟夾門立而其人坐其下吏日五闕之上逋者名池水廉有要有害必為疑人令往來行夜者射之謀其疏者牆外水中為竹箭舊作箭今改下同箭尺廣二步剪於下水五寸雜長短前外廉三行外外鄉內亦內鄉三十步一弩廬廬廣十尺袤丈二尺隊有急極發其近者往佐其次襲其處守節出入使主節必疏書署其情令若其事而須其還報以劍驗之節出使所出門者輒言節出時摻者名言操節人即出門者當記其名百步一隊閤通守舍相錯穿室治復道為築墉墉善其上先行德計謀合乃入葆葆人守無行城無離舍諸守者審知卑城淺池而錯守焉晨暮卒歌以為度用人少易守取疏此正字俗令民家有三年畜蔬食以備湛旱歲言湛溺大水與旱不為常令邊縣豫種畜芫芸烏喙株葉外宅溝井可實塞實同不可置此其中言此數物有毒可置外宅不可置中安則示以危危示以安寇至諸門戶令皆鑿而類竅之各為二類一鑿而屬繩繩長四尺大如指寇至先殺牛羊

雞狗烏鴈

說文云鴈鴈也此與鴻雁異呂氏春秋云莊子舍故人之家故人令豎子為殺鴈鴈之亦見莊子新序束奢云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糝無得以粟皆呼鴈猶曰雁鴈

檀桐

詳未詳為鐵錀厚簡為衡枉事急卒不可遠令掘外宅林謀多少若治城口為擊三

隅之重五斤

已上諸林木渥水中無過一棧說文云檣海中大船臣鉉等曰今俗別作棧案唐隆關碑又作棧此作棧皆機

有利人有惡人有善人有長人有謀士有勇士有巧士有使士有內人者外人者有善

人者有善門人者守必察其所以然者應名乃內之民相惡若議吏吏所解皆禮書藏

之以須告之至以參驗之睨者小五尺不可卒者為署吏令給事官府若舍蘭石厲矢

諸材舊作林以意改器用皆謹部各有積分數為解車以枹城矣以輅車漢書注服虔云輅音瑤立乘小車也

輅此輅字異文無疑廣雅云輅輅車也曹憲音枯又音姑

善蓋上治令可載矢子墨子曰凡不守者有五城大人少一不守也舊作者以意改城小人衆

二不守也人衆食寡三不守也市去城遠四不守也畜積在外富人在虛五不守也率

萬家而城方三里言大率萬家而城方三里則可守

墨子佚文



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為之過也見荀子當是非樂篇文

孔子子字皆鮒所更見景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

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

慙于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為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為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

之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邱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

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為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

也見孔叢詰墨篇疑非儒上第二十八篇文

堂高三尺索隱云自此已下韓子之文故稱曰也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梁之

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見史記太史公自序又見文選注後

漢書注文皆微異今韓非子雖有之然疑節用中下篇文

年踰十五則聰明思慮無不徇通矣見裴駰史記集解索隱十五作五十無不作不云作十五非是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

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黻無所用而務在於

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股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

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為心苟上不為下惡用之二王者

以化身先于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

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鑄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為

鹿臺糟邱酒池肉林宮牆文畫彫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鐘鼓管絃流

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非惟錦繡絺紵之用邪今當凶年有欲

子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為飾又欲子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

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

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

然後求樂為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見說苑疑節用中下篇文

吾見百國春秋史見隋李德林重答魏收書

禽子問天與地孰仁墨子曰翟以地為仁太山之上則封禪焉培塿之側太平御覽作沉則生

松柏下生黍苗莞蒲水生龜鼈龜魚民衣焉食焉死焉地終不責德焉故翟以地為仁

見魏文類聚又見北堂書抄太平御覽吳淑事類賦文微異

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蚌蜃見魏文類聚



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見文選注

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見文選注

時不可及日不可留見文選注

備衝篇見詩正義

備衝法絞善麻長八丈內有大樹則繫之用斧長六尺令有力者斬之見太平御覽備衝

文篇

申徒狄謂周公曰賤人何可薄也周之靈珪出於土石隨之明月出於蚌蜃少豪大豪

出於污澤天下諸侯皆以為寶狄今請退也見太平御覽又一引云周公見申徒狄曰賤人強氣則罰至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

於土口楚之明月出口蚌蜃五象出於漢澤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良寶也疑今耕柱篇脫文

桀女樂三萬人晨諫聞於衛服文綉衣裳見太平御覽

秦穆王遺戎王以女樂二八戎王沈於女樂不顧國亡政國之禍見太平御覽

良劍期乎利不期乎莫邪見太平御覽

禹造粉見太平御覽

子禽問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蠅日夜而鳴舌乾樨然而不聽一引作口乾今而人不聽之

鶴鷄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見太平御覽

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制兕虎見太平御覽

神機陰開剗剗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為民業又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

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也又神明鉤繩者乃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為巧又神明之事

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功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翡翠璫

瑁碧玉珠文采明朗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放魯般弗能造此之大巧

又夫至巧不用劍又大匠大不斲又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大匠不能斲

金巧治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以為器剗木而為舟爍鐵

而為刃鑄金而為鍾因其可也見太平御覽而文不似墨子或恐誤引他書

右二十一條今本所脫由沅採摭書傳附十五卷末其意林所稱已見篇目考中不

更入也



墨子目卷之十六

卷之一

親士第一

脩身第二

所染第三

法儀第四

七患第五

辭過第六

三辯第七

卷之二

尚賢上第八

尚賢中第九

尚賢下第十

卷之三

尚同上第十一

尚同中第十二

尚同下第十三

卷之四

兼愛上第十四

兼愛中第十五



兼愛下第十六

卷之五

非攻上第十七

非攻下第十九

卷之六

節用上第二十

節用下第二十二 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 闕

卷之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天志下第二十八

卷之八

明鬼上第二十九 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非攻中第十八

節用中第二十一

節葬上第二十三 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

天志中第二十七

明鬼中第三十 闕

非樂上第三十二

卷之九

非樂中第三十三 闕

非命上第三十五

非命下第三十七

非儒下第三十九

卷之十

經上第四十

經說上第四十二

卷之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

耕柱第四十六

卷之十二 舊云十三同卷者  
梵本分帙如此

貴義第四十七

卷之十三

公孟第四十八

經下第四十一

經說下第四十三

小取第四十五

非樂下第三十四 闕

非命中第三十六

非儒上第三十八 闕



魯問第四十九

□□第五十一

卷之十四

公輸第五十

備城門第五十二

備高臨第五十三

□□第五十四

□□第五十五

備梯第五十六

□□第五十七

備水第五十八

□□第五十九

□□第六十

備突第六十一

備穴第六十二

備蛾傳第六十三

卷之十五

□□第六十四

□□第六十五

□□第六十六

□□第六十七

迎敵祠第六十八

旗幟第六十九

號令第七十

禘守第七十一

按舊本皆無目隋書經籍志云墨子十五卷目一卷馬總意林云墨子十六卷則是古本有目也考漢書藝文志云墨子七十一篇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七十二篇疑當時亦以目為一篇耳藏本云闕者八篇而有其目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儒上是也當是宋本如此而館圖書目云自親士至禘守為六十一篇亡九篇恐是八誘為九又七十一篇亡其九當存六十二而云六十一亦二之誘也其十篇者藏本并無目亦當是宋時亡之然則宋時所存實止五十三篇耳然詩正義引備衝篇則尚存其目而不知列在弟幾太平御覽引有備衝法正在此篇則宋初尚多存與南宋人所見十三篇一本樂臺曾注之即自親士至上同是而潛谿諸子辯云上卷七篇號曰經下卷六篇號曰論共十三篇又有可疑夫墨子自有經上下經說上下在十三篇之後此所謂經乃親士修身所染法儀七患辭過三辯七篇與下尚賢尚同各三篇文例不異似無經論之別未知此說何據以意求之或以經上下經說上下及親士修身六篇為經其說或近以無子墨子云云故也然古人亦未言之至樂臺所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而焦竑國史經籍考亦載之似至明尚存卒亦不傳何也若錢曾云藏會稽鈕氏世學樓本共十五卷七十一篇內亡節用等九篇







節財薄葬閑服生焉又齊俗稱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高誘注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禮韓非子顯學稱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而此書公孟篇墨子謂公孟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又公孟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為非子之三日當為月之喪亦非也云云然則三月之喪夏有是制墨始法之矣孔子則曰吾說夏禮祀不足微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之禮尚文又貴賤有法其事具周官儀禮春秋傳則與墨書節用兼愛節葬之旨甚異孔子生於周故尊周禮而不用夏制孟子亦周人而宗孔故于墨非之勢則然焉若覽其文亦辨士也親士脩身經上經下及說凡六篇皆翟自著經上下略似爾雅釋詁文而不解其意指又怪漢唐以來通人碩儒博貫諸子獨此數篇莫能引其字句以至于今傳寫譌錯更難鉤乙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辯存其敘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詞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又曰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禠集為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如所云則勝曾引說就經各附其篇恨其注不傳

無可徵也備城門諸篇具古兵家言惜其脫誤難讀而弇山先生于此書悉能引据傳注類書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通以聲音訓故之原豁然解釋是當與高誘注呂氏春秋司馬彪注莊子許君注淮南子張湛注列子並傳於世其視楊倞虛辯空疏淺略則倜然過之時則有仁和盧學士抱經大興翁洗馬覃谿及星衍三人者不謀同時共為其學皆折衷于先生或此書當顯幸其成帙以惠來學不覺僭而識其末也陽湖孫星衍撰







